

備旨

下論語卷之四

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下論卷四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燿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一章

陳

此章見聖道之窮而不窮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事字包得廣凡一切禮文皆是未之學也此抑其所不當問明日遂行遂行內兼問陳

黃帝制井田對其君則以禮教塞戰爭之法遂有陳之口使當時知有吾道而

○左拒右拒去國之決對其徒則以君鄭伯魚麗之子化小人之心使吾徒見

陣也左角右有吾道而處困之安總是

而問兵陳之事孔子對曰臣自幼習禮如宗廟中有俎豆其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

角魏舒毀車遇雖窮而道有不窮者在

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豈敢以未學者妄對乎靈公問非所問其

之陣也○司衛靈節旨

不足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在陳絕糧絕糧是所遇之窮處從者病從者是相從弟莫能與

馬法以萬二夫子却萊兵墮三都且嘗

日遂行所謂可以速而速也○子路愠見曰愠見是愠君子亦

千五百人而曰我戰則克豈真未嫻軍

均之入陣之旅者但當日衛之所急非

中多為曲折兵也靈逐曠立輒失昭穆

以盡其變鉤之序異日俎豆間大有可

條理

連蟠屈各有商夫子不對問陳而指示

也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

明日又有仰視蜚雁一事  
故孔子去衛然以此章為  
主可不必入

在陳節旨

此是伏下節一窮字

子路節旨

君子亦有窮以常理言君  
子固窮以天命言小人之

不重總註當行而行四語  
分貼上下要惟決於去國

故安於處困是一套事

賜也章旨

此章示子貢以有本之學  
首節是因子貢之務博而

絕糧七日致問以發之下是因子貢之

有匪兇匪虎將悟而明以示之多字一

牽彼曠野之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

賜也節旨

多學而識串講汝以子為

四字正就賜素求聖人處

莫能容子貢

至楚昭王與

師迎之乃免

對曰節旨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

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

學者宜謹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勝忿怒之意見於顏色曰君子抱道在躬宜平為  
深味之天所祐為人所助不當得窮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夫子告之曰窮  
通得喪繫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有窮時但不如小林次崖謂祭祀尚有許  
人窮斯放溢而為非耳然則今日之窮亦相與安之而已補多文物不止俎豆曰俎  
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也然亦不止舉俎豆以該祭祀之  
禮舉一祭祀而凡宗廟朝廷交鄰里巷之禮亦在其中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多學以知言即多聞多見也識子貢之  
能識矣夫子欲其知夫子示子貢以探本窮源之學曰賜也為學有年矣女以子  
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為是專以多為學而又都記識  
於心而不是據平日所對曰然是非與是因今日提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子  
忘者與見而信之也非與擗而疑之也註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謹子

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必多學而識始能周知夫子其殆然矣然理無○曰非也  
對曰然是據平日所非與是因今日提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子  
見而信之也擗而疑之也註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謹子

指學識萬事萬物之理言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

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  
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  
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講夫子直決之曰吾誠非多學而識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補之者也蓋萬物原於一本子惟本

一心之理以貫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而已朱子曰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

豈必多學而識哉賜亦求端於一貫焉可矣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豈必多學而識哉賜亦求端於一貫焉可矣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豈必多學而識哉賜亦求端於一貫焉可矣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賈轉頭快惟然字上夙有工夫故非字上忽有見地也註亦字從曾子說來

非也節旨

也字對上與字急與他印證此一以貫之乃一理洞然萬象畢照也學者須從前有學識工夫方得

由知全旨

此章見學貴實得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知字重看乃涵養後之透悟體驗中之見解夫子正要子路勉進於德也

無為全旨

此章贊帝舜無為之治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然畢竟以德為主朱子云朝覲巡狩封

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

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

位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是眾理統會之德鮮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矣二字有提醒勉勵意

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是承上句喚起下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已其後無他事也恭已句  
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  
見其無為也

子張章旨

此章見利行之道在誠首  
二節論所以行之理三節  
推所由行之功末節則識  
而不忘也通章重一誠字

子張節旨

行非行事之行謂行得去  
無阻滯也

言忠節旨

忠信篤敬只論可行之道  
在於誠不講工夫下節方  
教著工夫也蠻貊是舉遠  
該近州里是舉近該遠上

立則節旨

此是存誠之功立是心之  
靜機在與是心之動機舉  
其至則一也

於前下垂三

分身半紳居

一馬

史魚

見非目見也夫然後行謂  
工夫到此然後可行不然

**忠信行不篤敬**

照上

**雖州里行乎哉**

是決行不去必言州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

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  
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講夫子告之曰所謂行者求諸已而已使言焉忠誠

孚之行出而人孚之雖遠而蠻貊之邦亦可行矣若言焉虛誕而不忠信行焉縱肆  
而不篤敬則不誠未有能動者言出而人違之行出而人違之雖近而州里其能行  
乎哉可見行之利與不利惟  
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二則字

字看二見字俱  
作心中所見言  
**夫然後行**  
是難之之辭見必如此  
而後行不如此則不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  
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

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講然忠信篤  
襲取而強為也必其於未言未行之先念念不忘時乎立也則若見忠信篤敬之理  
參於吾之前也時乎在與也則若見忠信篤敬之理倚於吾之衡也夫然後一言一  
行自不離忠信篤敬而  
州里蠻貊無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書是寫書紳欲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  
觸目警心也

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以持養之及  
講子張聞夫子之言而知其切於身也遂書紳以識不忘焉庶忠信篤

其至則一也

敬之教一寓目而存而參前倚衡之見亦因象而顯矣張亦善體聖

故

子曰直哉史魚  
直主節  
邦有道如矢  
有道指言路通如矢只  
邦無道如矢  
無道指

仲尼曰史鯨  
有君子之道  
三不仕而敬  
上不祝而敬  
鬼直能曲於  
人又曰古之  
諫者死則已  
矣未有如史  
魚尸諫忠感  
其君者也可  
不謂直乎○  
吳季札適衛  
說蘧瑗史鮪  
董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  
伯玉

何不可行也  
正鞭緊子張  
用功處不是  
說效驗

書諸節旨  
書紳見佩服  
之切意子張  
到晚年儘切  
實可見

直哉章旨  
此章夫子表  
衛二大夫之  
賢一是不徇  
時而易其節  
一是能相時  
而行其志兩  
哉字皆極贊  
歎之辭只兩  
直哉節旨

首句且虛講  
下二句正見  
其直也須重  
邦無道邊有  
道無道切衛  
邦言只作有  
事變無事變  
意直蓋稟之  
性成者

君子節旨  
首句亦虛講  
下二句正見  
其君子也亦  
重邦無道邊  
伯玉周旋四  
朝未嘗卷懷  
臣敢奸之雖  
可之云者見  
非能進不能  
退也卷而懷  
之字以道

言此君子得  
之養後者

如矢亦就  
諫諛風行直  
道之不見於  
天下也久矣  
直矣哉其衛  
大夫史魚乎  
當夫邦之有  
道也亦正言  
讜論不以世  
治而有所諱  
其直固如矢  
也及乎邦之  
無道也亦正  
言讜論不以  
世亂而有所  
屈其直亦如  
矢也是

君子哉蘧伯  
玉

君子是德  
器深厚者  
邦有道則仕  
無道指綱紀  
亂可字作能  
字看卷懷是  
收斂退藏意  
於孫林父甯  
殖放弑之謀  
不對而出亦  
其事也○楊  
氏曰史魚之  
直未盡君子  
之道若蘧伯  
玉然後可免  
於

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  
欲卷而懷之  
有不可得也  
於天下也久  
矣君子哉其  
衛大夫蘧伯  
玉乎當夫邦  
之有道也則  
相時而仕以  
行其道及乎  
邦之無道也  
則知幾而退  
可以卷而懷  
之是出處之  
際有合於因  
時之宜非君  
子孰能之○  
補曰直者德  
之一端君子  
者成德之名  
此是解直與  
君子字不是  
軒輊二子兩  
有道俱淺言  
無道如矢舉  
已然者實之  
也無道卷懷  
舉未然者決  
之也

○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之  
言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不可與有不言  
失言是以有用  
之言知者是能  
明不失人指可  
言亦不失言指  
不可與言而

關出公出奔

可與全旨

可與言也則當勿與之言矣而反與之言是不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如是則失言

齊衛人立公

此章見語默中節為難歸

所以然者由其智不足耳惟知者識見精明權度素定知其人之可與言也則與之

孫剽孫林父

重知人之明上謝氏單主

言而不至失人又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則不與之

甯殖相之二

施教言朱子謂其太拘而

言亦不至於失言語默各中其節此其所以為知也

十年甯殖卒

於事理有所未盡則知此

知人則在

二十六年衛

章所該者廣凡有所共謀

居敬窮理

獻公求復謂

其為者皆是失人失言只

○子曰志士仁人志士是利仁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甯喜曰苟反

病在不智故特提智者兩

仁人是安仁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政由甯氏祭

不字對上平說即本文亦

然有無二

則寡人甯喜

字因不失言內含得知人

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告伯玉伯玉

意非謂不失言即在不失

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

曰瑗不得聞

人處併作一項也

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君之出散聞

志士全旨

而

其入遂行又

此章夫子重全仁意志士

已

從近關出甯

仁人其存心總以仁為主

授命以成仁而已志士仁人

喜攻孫氏克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

之有係於世道也豈淺鮮哉

之殺子叔衛

何便成仁只當下爭個安

○子貢問為仁

侯復歸

不安而必曰志士仁人者

是求用力

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

之人從容就死也是兩種

子曰工欲善其事

人不分優劣

子貢全旨

居是邦也

此章論為仁之資不是效

他專去資人只是要他隨

事其大夫之賢者

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子貢問為仁於夫子蓋欲求所以用力之方

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也夫子告之曰子不見百工乎若欲善其能

必先利其器



在取益求到純粹地位必為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蓋貪其利也況為仁而可無先資乎君子居是邦也上先二字固重欲字尤重器有大夫必要事其賢者下有士必要友其仁者事賢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字對大夫士利字對賢仁利當作活字看大夫中之賢者士中之仁者皆足以於修身者也說得分曉助吾仁賢仁固重而事之然亦須補自己致力意

夏時

尚書大傳曰連騎所少非大夫士只未

夏以十三月必事賢友仁耳看註悅不為正平且為若己者便見

顏淵全旨

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此章夫子斟酌損益而立

為朔周以十萬世無弊之道上四句是

一月為正夜為邦之大法下四句是為

平為朔○周邦之大戒行夏時王道以

書曰萬物春正朔為先務也釐工配績

生夏長秋收統之於時矣乘駟輅器尙

冬藏天地之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

正四時之極可知矣服周冕祭尙其文

不易之道夏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

數得天百王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莫

皆同○建寅大於樂也法韶之樂則必

為春時之正法韶之治可知矣放鄭聲

也乘時作事還佞人推之而聲色貨利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

顏淵天德既修因志在用世而

曰行夏之時

行是遵依意時乃帝王敬天勤民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

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

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

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

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乘駕也殷輅照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

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冕是首服周冕照

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

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

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樂是聖王所制以昭德象功

者韶舜樂以聲音舞以容言

得中之冕焉



作冕其制蓋其經畫盡善可以使萬里以木為幹以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

布衣之上玄也近憂即在無遠慮看出下未取天地已矣全旨

之色周禮夏此章夫子以好德望人意官弁師掌王比上論加已矣乎三字者絕望意

五冕纁采備始猶冀見之而今則絕望

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此章夫子以竊位誅文仲

子以下皆同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

前員後方前其竊位其字與字極說得

垂四寸後垂活若曰豈其位果竊得之

三寸鄭云天平何為而妬賢若此只是

子之衮冕十深譏其妬賢非力證其竊

二旒鸞冕九位也文仲為大夫薦賢乃

旒冕五旒玄連他位也是不當居的故

冕三旒旒各曰竊位躬自全旨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兼人之善說王已矣乎歎其終講好色是心誠慕之意言不得而見之也

天子傷好德者之難意曰好德如好色吾嘗歎之而冀其得見也今補既說己矣乎其已矣乎吾終未見好德之誠如好色者也宜不為世道人心慨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不當得而有曰竊但就蔽賢一事說非蓋其生平也知柳下惠之賢知字重竊字正從知字上

斷賢就直而不與立也不與立是怕他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

道事人說形出已短來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

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

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夫子罪文仲蔽賢意曰人臣居乎其位當求其無愧於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

竊位也若臧文仲其殆竊位者與何以言之蓋人臣必薦賢為國而後稱其位也文

仲既明知柳下惠之賢却抑之下儻而不薦之與已並立於朝是殆補饒雙峰曰竊

私據其位以為己有而不復為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非竊位而何補人物者恐人

見得便證他出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短所以蔽而不進之

○子曰躬自厚即檢身若不及意串下責字講而薄責於人即與人不求備意則遠怨矣遠怨就從厚註責

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講夫子示人寡怨之道曰人情責已常怨責人常刻此怨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所由生也若躬自責以厚略無怨己之心而薄責於人

初無求備之意夫豈借是以弭怨哉然責己厚則身益修補陳新安曰此修己待人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人之怨自然遠矣補當然之理非謂求遠怨

疏三五大夫  
二旒二玉士  
以弁庶人以  
冠

逆言之則直無責人之理  
不應猶以薄責為言矣  
耳有無可怨不招怨二意

詔舞  
舞者樂之容  
也有俯仰張  
翁行綴長短  
之制○揮絃  
者帝舜也擊  
石者后夔也  
賡歌而颺拜

此章儆人當詳於處事曰  
字是心口商量語兩如之  
何連看方見熟思審處其  
不然者一是昏愚不知如  
之何一是躁妄不肯如之  
何世有此兩種人吾末如  
之何絕之正深警之  
羣居全旨

者五臣雍容  
而在位者虞  
賓也來格者  
祖考允諧者  
庶尹也鳳凰  
兮來儀百獸  
考率舞也迄  
於今蒼梧之

此章言燕朋之害義者天  
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  
而已言不及義無學識之  
村人多如此好行小慧則  
邪惡傾險之輩也註滋字  
孰字承羣字終字說來無  
以入德是就當下說將有  
患害是推及後來說  
君子全旨

帝子不作抱  
器之敬仲出  
亡而行直視  
端猶能戲童

此章是君子制事之道首  
尾兩君子相應以義為主  
下三句皆根義說禮是中  
孫是和信是誠皆義中所  
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  
耳有無可怨不招怨二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不曰二字直貫兩如之何起初不思量此事  
如何做再又不思量此事如何做者字指人  
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

言我無奈他何見善言如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難入而不能為之謀意註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示人詳於處事曰凡人之處事必有熟思審處之心然後人言可入為謀必臧苟不  
量度於心口之間而曰此事也將如之何以處將如之何以處之者是率意妄行其  
事必敗雖救無益吾亦未如之何以為補饒雙峰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  
之謀也已矣人豈可不詳於處事哉補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但兩如之  
何自是熟思審處然却要在義理上衡其是非  
可否不然如季文子之三思則是慎而無禮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羣居見非一人  
終日見非一時  
言不及義是妄  
談講好行小慧是喜  
機變難矣哉難照註兼  
二意矣哉

是傷謹險儻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夫類聚者為其相與以成德也若羣居且終日之久其所言者惟謔浪游談不及乎  
義理之正其所行者又同惡相濟好行乎小慧之私斯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  
倖之機熟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不補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  
亦難乎其為人矣哉人當知所以自警矣不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君子指人言義在剛決上說事之是  
非全把他稱度質如牆有基址一般禮以行之禮有規矩可  
循故曰行

信以成之

信是一片真心自始  
至終皆貫故成此事君子哉君子指道言義者  
哉是贊美辭註制事

孫以出之

孫只氣度所  
發故曰出

禮以行之

禮有規矩可  
循故曰行

子於道路如自有之用亦是一時並至  
天如地尚足無甚先後次第非相濟之  
動公子於來說也制事如此豈不謂之  
觀則樂之盡君子君子兼學之既至養  
善盡美舍節之既全言義禮孫信一事  
舞其誰與歸而並用又須知此地位不  
是臨事勉強的全本平日  
也聲之靡曼 病無全旨  
由於辭之淫 此章發明君子為己之心  
媒鄭衛多淫 與之常提醒人不同前說  
奔之詩而鄭 患此說病病字較患字尤  
為甚故鄭聲 緊病乃切身之痛且不能  
之淫亦甚於 字狹無能字較大無能在

衛 反躬上說全重上句下句  
柳下惠 疾沒全旨  
柳下惠魯公 此章夫子勉人及時進修  
族展氏無駭 意疾是自疾亦是預疾重  
之後盜跖之 無實上非疾其無名正疾  
兄家語云孝 其無實也饒氏謂生前或  
恭慈仁允德 可干名沒後公論乃定  
圖義約貨去 怨輕財不置 求諸全旨  
蓋柳下惠之 此章辨君子小人用心之

四書補註備旨

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君子明處事之道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惟  
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必以義為制事之本義之所可則可義  
之所不可則不可是應事合宜而其質以立矣然義主於斷使行之不以禮則徑情  
而直遂矣故行之必有節文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然禮亦近於嚴使出之不以孫則  
自高而傲物矣故出之必以退遜有從容和順之美焉然禮行矣孫出矣使成之不  
以信則亦卒歸於偽耳故成之必以誠實自始至終皆實心實理之流通焉若然則  
制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之或苟 補 看註曰以為曰必有曰必曰必在皆指示  
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君子哉 用力之辭故曰君子之道言必如此然後為  
君子非徒 頌美已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君子即務學之人病無能則必刻刻求能矣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非謂我有能而人即知不必病也

也乃病無能之心未 講 夫子表君子為己之心曰君子學以為己其所病者全在德  
營少雜正求在我處 講 不加進業不加修一無所能而已若夫德業有諸己而人不  
己知焉則於己本無 補 林次崖曰無能者  
所損君子又何病哉 補 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 疾是惡沒世終身也 而名不稱焉 名是聲名不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

不稱焉則無為 講 夫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實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於求名然名  
善之實可知矣 講 所以表其實也若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名不稱於人焉則無為善  
之實可知矣豈非君子之疾哉 補 陳卧子曰一日之名不  
己者當汲汲焉以求盡其實可也 補 必有萬世之名不可無

下論卷四

行也○齊求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

岑鼎而柳下傲人之馳騫也求已求人

兼學問事業寬說玩註無之難則且愛

不字可見究之求諸己者五鼎而賢著

其德自足以感人求諸人遠邇魯齊僖者

其弊適足以喪已此亦公而展禽致要知

犯順不祥之矜而全旨戒則亦黜逆

此章見君子善處人己之祀而賢達幽

道上行矜為主不正是明孝公來伐

矜得好下句羣為主不黨於北鄙臧孫

正是羣得好上句持已而之亟請辭以

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行賂也則雖

已蓋爭黨中必無矜羣而喜沐犒師而

○子曰君子求諸己 求是竭盡心力必欲得

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

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夫子辨君子小人之子曰君子小人之品不同而其

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所求亦異君子以為己為心故無適而非求諸己小

人以為人為心故無適而非求諸人夫求諸己則補張南軒謂此與古之學者為己

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章不同彼是說學問念頭之差

此是說居心行事之異

○子曰君子 是有德之人 矜而不爭 矜是以理自持 羣而不黨 羣是以道相與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羣 夫子論君子持已處眾之道曰君子莊以持已固

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羣 見其矜矣然亦正其在我者而已何嘗至於念世

戾俗以為爭乎和以處眾固見其羣矣然亦善其待物者而已何嘗至於念世 嘗至於徇情阿比而為黨乎此君子所以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也 補慶源輔氏曰莊

此句反謝氏曰君子無上句說言不反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

上句說言不反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

上句說言不反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

上句說言不反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

上句說言不反求諸己小

求是竭盡心力必欲得

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

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

三者文不相蒙

○夫子辨君子小人之子曰君子小人之品不同而其

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所求亦異君子以為己為心故無適而非求諸己小

人以為人為心故無適而非求諸人夫求諸己則補張南軒謂此與古之學者為己

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章不同彼是說學問念頭之差此是說居心行事之異

○子曰君子 是有德之人 矜而不爭 矜是以理自持 羣而不黨 羣是以道相與

此章見君子善處人己之道上行矜為主不正是

明孝公來伐矜得好下句羣為主不黨於北鄙臧孫

正是羣得好上句持已而之亟請辭以

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行賂也則雖

已蓋爭黨中必無矜羣而喜沐犒師而

矜羣容有至於爭黨者故齊侯以還爰

著兩而字頓宕轉下不是居使祭於東

矜羣自無爭黨也門季子之譏

不以此全旨無故加祀典

此章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兩言字皆好一邊兩人

也則果海災字皆不好一邊舉人不以

言則所舉必當廢人不廢言則嘉言能採兩不以字

正君子至公至明妙用

行也○齊求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

岑鼎而柳下傲人之馳騫也求已求人

兼學問事業寬說玩註無之難則且愛

不字可見究之求諸己者五鼎而賢著

其德自足以感人求諸人遠邇魯齊僖者

其弊適足以喪已此亦公而展禽致要知

犯順不祥之矜而全旨戒則亦黜逆

此章見君子善處人己之祀而賢達幽

道上行矜為主不正是明孝公來伐

矜得好下句羣為主不黨於北鄙臧孫

正是羣得好上句持已而之亟請辭以

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行賂也則雖

已蓋爭黨中必無矜羣而喜沐犒師而

子貢全旨

此章見行己之有要一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一言一字也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終身是一生行之是行此一言指做工夫說不是利行之行

之問子貢有反約之機故夫子直就終身內指出恕之一言以告之其字乎字語氣實落指點下二句不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不欲勿施只就一邊說其實己之所欲必施於人意已寓內矣

子曰其恕乎恕乃去私心而擴公理也此一字正答其問己所不欲不欲指非禮之事言勿施於人是此心禁止不以此不欲加於

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不欲勿施只就一邊說其實己之所欲必施於人意已寓內矣

他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人言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蘧子貢有志於反約故問於夫子曰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體行之者乎夫宜乎言子告之曰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乎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惟恕之一言乎凡已心所不欲即知人不異已勿以此施補中庸不欲勿施當貼違道不之於人所謂恕者如此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不遠講雍問仁不欲勿施當貼

吾之章旨

為仁講此不欲勿施當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

此章夫子以直道維世意首節明己公是非之心於天下次節明天下原有是非之公心總是直道在人行毀譽而不得以直字作骨下節蓋推原上節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人指當時之誰毀誰譽兩誰字不止作無字看有一兼善惡說誰毀誰譽一尋求無可指名之意如有所譽者

如字作其有所試矣試是試驗其人後來必副其所稱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或字看其有所試矣來必副其所稱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講夫子見當時之人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講以愛憎為毀譽而是非之直道不明故言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吾之於人也有惡未嘗不稱於誰稱之損其真而有毀有善未嘗不揚於誰揚之過其實而有譽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於其天資或於其志向有所試焉而知其將來

吾之節旨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曰吾之於人便見有相關

切處誰字與無字不同說無則其權在我說誰則其柄在人只首二句已盡如

黃帝之世始

立史官蒼頡

沮誦居其職

有二句就誰毀誰譽中抽

史

直道而行也三代以直道行賞罰夫子以直道行是非正作春秋意註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

黃帝之世始

立史官蒼頡

沮誦居其職

有二句就誰毀誰譽中抽

矣至夏商乃  
分置左右故  
曰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言

斯民節旨

經尚書事經  
春秋者也○  
周禮春官有  
大史小史內  
凡五官○曲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  
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  
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講然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何哉蓋以今斯之民也  
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善則從而好之無有作好惡則從而惡之無有  
作惡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直道而行之民也是世變雖甫朱子曰此緊  
殊而直道猶在吾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所毀譽於其間哉 要在所以字  
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以是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  
於民三代之於民善善惡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譽也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吾  
之善善惡惡而無所私曲  
直道而行也映帶當如此

禮曰史載筆  
大事書之於  
策小事簡牘  
而已○周之  
列國各有史  
官書事記言  
以裁訓典不  
虛美不隱惡

此章傷人心不古意吾猶  
及貫二句今字正與吾猶  
及緊應要見傷時悼俗微  
人以崇忠厚之意朝有信  
史則是非明野有滄風則  
禮教著只此二事今復無  
之語氣多少感慨  
巧言全旨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猶及是尙及見史是作史策的官闕文  
是有疑則空闕其文以俟後之知者 有馬者借人乘

善以勸世惡  
以示後所以

此章為聽言謀事者發分  
兩平看能知言則不至亂  
德能養氣則不至亂謀註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匹夫  
之勇不能忍耐  
眾惡全旨

暴露成敗昭  
彰是非者也

此章為聽言謀事者發分  
兩平看能知言則不至亂  
德能養氣則不至亂謀註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匹夫  
之勇不能忍耐  
眾惡全旨

闕文

此章為聽言謀事者發分  
兩平看能知言則不至亂  
德能養氣則不至亂謀註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匹夫  
之勇不能忍耐  
眾惡全旨

公羊高曰文

此章為聽言謀事者發分  
兩平看能知言則不至亂  
德能養氣則不至亂謀註  
婦人之仁不能忍決匹夫  
之勇不能忍耐  
眾惡全旨

○子曰巧言亂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屬人 小不忍屬己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  
亂是炫亂 亂是敗亂 使人喪其所守小不  
忍如婦人之仁 夫子傲人曰是非本有定理彼巧言者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使聽  
匹夫之勇皆是言者失其所守是亂德也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不忍者或以姑息為

○子曰巧言亂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屬人 小不忍屬己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  
亂是炫亂 亂是敗亂 使人喪其所守小不  
忍如婦人之仁 夫子傲人曰是非本有定理彼巧言者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使聽  
匹夫之勇皆是言者失其所守是亂德也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不忍者或以姑息為



則闕其疑信此章見好惡不可徇眾眾

史也○按春與公不同公以心言眾以

秋盟密夏五迹言察非察眾言察其本

紀事未全甲人可好可惡之實也得其

戊己丑承訛實則從眾非徇即違眾亦

不改皆以疑非矯然要必我無私心乃

傳疑也 能察故註歸之仁者

人能全旨

此章專以道責成於人也

人兼聖凡言弘兼安勉言

弘字中地步不同人作得

一步道弘了一步體於身

仁或以矜氣為勇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

世之聽言謀事者可不知所遠與知所戒哉

○子曰眾惡之而不察

則或蔽於私矣 講夫子示人好惡當察意曰好惡出於眾似平公矣然所惡中適

焉所好中適無同流合汙而取悅流俗者乎是眾好未萌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

必當也君子必加察焉若是則惡與好皆當而無失矣 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

恐其或蔽於私 故加詳審焉

○子曰人能弘道

人指人之心言弘只是

非道弘人是反言以

足上句意 註弘廓而大之也人

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講夫子責人體道曰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講人之與道本不相

離也然人能加致知力行之功推之至於神化之極以弘大其道非道能致人之知

翼人之行使充之及於神化而弘大其人也觀此則弘道之功可不專其責於已而

徒諉於 補王觀濤曰弘是滿其本然之量非道本小待人弘大之也如知得盡行得

道哉 到便是弘了大其人者如為聖為賢之類若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

人此以用 功言也

○子曰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 此過字就有心遂

過唯不改則其過遂 講夫子勉人改過意曰人有過須急改若過而不能改則無心

成而將不及改矣 講之差反為有心之失是謂過矣然則改過不容豈非人之所

及改句何等緊切 吾嘗全旨

此章深責不能改過者之 辭註補能改復於無過一

層不重只重不改是過深

責人之改之也註復下不

及改句何等緊切

吾嘗全旨

此章深責不能改過者之

辭註補能改復於無過一

層不重只重不改是過深

責人之改之也註復下不

及改句何等緊切

吾嘗全旨

此章深責不能改過者之

辭註補能改復於無過一

此章教人思不可廢學非

賈補王觀濤曰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

教人廢思也首二句須從

說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

別人身上說來吾嘗二字

方醒蓋思只懸空想像終

無實獲學則致知力行勉

勉循循優游涵泳而自得

此學字已兼思言矣

謀道全旨

此章見君子純心之學君

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

於己不如以所思者驗之於學循習事功以求合乎

食而祿却在其中然祿在

理之為有實得也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其中者理固如此而君子

來此句輕只學也祿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之心則是憂道而學非是

憂是謀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為憂貧而欲為學以得祿

恤其末豈以在

外者為憂樂哉

也須如此作三折看陳氏

謂憂道自必去謀道不憂

得亦不係乎謀不謀如耕本以謀食也而歲有豐歉餒或在其耕之中矣學本以謀

貧又安得謀食繳首句方

平道豈為憂貧之故而欲為學以得祿哉惟其憂道此謀道之功所

以先也惟不憂貧此謀食之計所以後也君子之純心於學如此

此章言修德之全功也知

道也而學至君求祿即在其學之中矣夫學固可以得祿若君子之用心惟憂不得

節分一頭兩脚看又須逐

節進一步說欲人由已至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終日終夜是久以思是心中探無益是無所

學也

即以其思者學也

夫子困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

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盡夫思索之功宜乎其有益矣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無益

於己不如以所思者驗之於學循習事功以求合乎

理之為有實得也學其可以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夫食字與下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矣

來此句輕只學也祿在其中矣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憂是謀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

恤其末豈以在

外者為憂樂哉

得亦不係乎謀不謀如耕本以謀食也而歲有豐歉餒或在其耕之中矣學本以謀

道也而學至君求祿即在其學之中矣夫學固可以得祿若君子之用心惟憂不得

以先也惟不憂貧此謀食之計所以後也君子之純心於學如此

○子曰知及之

知及是智識之所及

○子曰知及之

守比行為深也行是踐其所知守

而求其未至蓋德愈全而  
責愈備也須會朱子以仁  
為主之意

知及節旨

此節重仁守知是學之起  
手處仁守關頭甚難故本  
文加一能字仁不能守之  
猶云不能仁以守之也

不莊節旨

此節重莊洩學合內外交  
修者也不莊洩則無威儀  
亦是心體放逸處

莊以節旨

此節重動禮學合人已兼  
盡者也動禮乃三代化民  
成俗中事蓋到莊洩則君  
身已全在規矩準繩之中  
故此禮字專屬民身上動  
民不以禮是猶於王道之  
極至處有欠缺也

君子全旨

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  
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  
心術邪正上論大受小知

是行之有得雖得之  
者持之不失雖得之  
是知及之  
必失之  
是仁不能守則所  
得者不為我有也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  
則無以有之於身

言然後為至如修己治人之理其知既足以及之而見於行矣然為私欲所聞而

仁不能守之則雖有得之於心亦終不為己  
有而必失之矣此知及者必貴守之以仁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  
此二句輕只綴  
上語以起下意

莊以洩之  
莊是容貌端嚴  
此之字指民言則民不敬  
不敬是慢易  
洩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  
玩忽之意  
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  
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講若知足以及之仁又能守

矣然於臨民之際不能端莊以洩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  
尊民將慢易而不敬矣此知及仁守者又當洩民以莊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洩之  
此三句輕亦綴  
上語以起下意  
動之不  
禮  
動是教民的意之字亦指  
民言禮字歸在民身上說  
未善也  
未善是天德未  
純非學問之全

功  
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洩之不莊動之不  
禮  
禮義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  
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  
講  
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洩之則身心  
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講  
之間舉無愧矣然見諸行事動作斯民者

不以義理節文之禮則禮讓未臻能使民敬不能使民化其道猶未至於盡善也此  
知及仁守莊洩者又貴動民以禮也是可見君子之學德愈全而責愈備隨所至而

益求其全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謂如使民去  
則幾矣  
補  
作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小如兵刑錢穀之  
而可大受也  
受是承受大如  
經邦定國之猷  
小人不可大

知及仁守莊洩者又貴動民以禮也是可見君子之學德愈全而責愈備隨所至而

益求其全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謂如使民去  
則幾矣  
補  
作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

俱以事功言不可小知註  
下未必二字以君子或有  
不遺夫小者但能之不足  
為長不能不足為短惟大  
受方見君子可大受最重  
此小人乃小有才之人可  
小知亦有器使之意通章  
語雖兩平宜重君子邊

民之全旨

此章勉人為仁意上二句

以緩急較之見其當勉下  
二句以利害較之益見其

當勉專為喚醒愚民故就  
生死上說註甚於水火有

二意外物孰如在己失心  
重於害身未見蹈仁而死

亦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  
雖死猶生又當別論

當仁全旨

此章因為仁不勇者發重  
一當字既當仁自不可讓

不讓於師是責成語不曰  
讓父兄而曰讓師蓋師乃

己所推服而素讓者也顏

受而可小知也

反對君子看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  
註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

一長可取謂夫子論觀人之法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材器自異君子之志願高遠不  
可取謂屑於細務不可以小事知其為人然其材德宏深足任天下之重而可以大

者為彼所承受也若小人之器量淺狹難語於宏圖不可以大者為彼所承受然其  
偏端末節未必一無所長而可以小者知其為人也觀人者大用乎君子而不輕棄

乎小人此非以材德分大小大兼材德言小者特技藝之末耳君子言材  
則得矣補德小而言器量者言材德方接得任重字言器量方接得淺狹字

○子曰民之於仁也

民作人字看仁以心德之理言

甚於水火

言仁比水火為尤切有在己  
重於在外失心重於害身意

水火吾

見蹈而死者矣

蹈以身履之也蹈水火  
而死如水溺火焚是也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仁則無往不利隨遇皆  
安故未見蹈仁而死

註長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  
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重夫子勉人為仁曰人之不用力  
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言於仁者豈以仁為不甚切於人

哉試例之水火為民賴水火以生亦賴仁以生皆不可一日無者然水火屬外物而  
仁屬性理無水火不過害身無仁則害心是民之於仁也尤甚於水火矣況水火雖

能生人亦能殺人吾見蹈水火而死者矣若仁則立命之理補此章為凡民不知仁  
隨遇而安未見有蹈仁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仁哉

為學者粗知仁而不  
不勇於為者發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是擔當不讓於師也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  
只極形其當仁之勇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

之請事曾之仁爲己任便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勉人勇於爲仁意曰人皆有是當仁不讓胡氏曰當字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講仁而爲之不勇者豈爲仁猶有可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

君子全旨

此章示人以應事之則度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君子意曰人之守一也有見於理之正而守之者爲貞無見於理之正而執之者爲不諒即在貞處見貞由格物致知來

事君全旨

此章示人以純心事君之道重在敬事上但看敬字何等專一食自不期後而後矣後乃全不計較正純其心於敬事處

有教全旨

此章見君子大道爲公隨材造就之意有無二字相應人之有類爲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教思不分類在先教力能化類在後道不全旨

諒

君子與諒皆是固守分別全講貞正而固也諒則不講夫子以

變如是其貞馬己耳何嘗不擇是非有補蔣畏庵曰貞諒都是固只爭個信理信心所偏主而諒哉人亦當以君子爲法也補此與辨和同驕泰相似言君子是貞不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敬是兢業小心事而後其食後是委置在後與後獲之後同

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講夫子表純臣之心曰臣之事君修職盡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講忠惟以敬吾所當爲之事而已至於食

以養廉雖分之所當得亦付之無心而後其食焉不然豈所以語於純臣之道哉

○子曰有教無類類謂氣有清濁習有邪正無類自教者立心言註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

善而不當復論講夫子明立教之公心曰人性染於氣習因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其類之惡矣講教惟欲使人皆復於善而後已賢智者抑而教之愚不肖者引而

此章為不慎所謀者發謀  
有相濟相成之意註雖兼  
善惡邪正重善不與惡謀  
正不與邪謀邊當擇人而  
謀在言外

**辭達全旨**

此章為求工於辭章者發  
辭兼明道經世之辭惟達  
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  
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

師冕  
師冕魯樂師  
替者也古者  
樂師皆用替  
以其廢視而  
聽專且令天  
下無廢人也

**師冕章旨**

此章見聖人矜不成人之  
自然處自然處即道也遇  
師即有相師之道推之老  
安少懷莫不皆然

**師冕節旨**

相師  
周禮春官有  
大師小師瞽  
矇三百人既  
矇三百人既  
矇掌太師之  
記之辭不可又託口氣  
冕出節旨

教之何當分類於其間  
哉蓋大公之心如此  
**○子曰道不同**  
道猶路也指趨向說註善惡以君  
子小人言邪正以吾道異端言  
不相為謀  
謀是商度  
註惡邪正之  
類  
夫子示人當慎所與謀意曰人惟同道而後能同謀也苟人品有善惡之異學  
術有邪正之殊而道不同則趨向異致而議論乖方彼此自不能相為謀以成

其濟之功矣欲謀事者當  
擇夫道之同而後可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是文辭凡訓誥著述皆是達主達  
辭取達意而止  
註不以富麗為工  
講示人  
意說已止也見不必更求富麗意

以修辭之法曰今之修辭者類皆以富麗為工矣自我言之辭何為也為意之不可  
見而託諸辭以達之也故修辭者意之未達固言乎其所得不言意之既達則當  
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因意而為辭者則亦意達而  
辭盡矣何必以富麗為工哉修辭者當知所法矣

**師冕見**

是來見  
於夫子  
**及階**  
及至也階  
是階級  
**子曰階也**  
使知所  
升也  
**及席**  
席是所  
坐之席  
**子曰席也**  
使知所  
坐也

兼師冕與  
眾人言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使知所敬  
註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  
而與言也  
註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言昔夫子正樂之功行於魯時有樂師名冕者亦慕夫子而請見焉夫子迎之方其  
言行而及階夫子則曰此階也欲其知所升也迨其及席夫子則曰此席也欲其知  
所就也及眾人皆就席而坐夫子則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曰某也  
在斯某也在斯欲其知所與言而無失人也夫子與師言者如此  
**○師冕出**  
出是  
成禮

而禮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言即上文詔告之言道  
註聖明學者於夫子之一言  
乃當然之理與是問辭  
註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東蒙

地理志蒙山

記在後明是側重求上曰  
有事者掩護之辭

在泰山郡蒙

孔子節旨

陰縣西南有

求與謀較多故專責之

嗣顛與國在

夫顛節旨

蒙山下今沂

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

州費縣也

名分壓倒他邦域二句俱  
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

周任

是理不可伐且在域中勢  
又不必伐况為公臣又非

周任商大史

蓋立言人也  
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

一云周大夫

字相承轉下不平對

左傳引周

夫子節旨

任之言矣隱

此處二欲字且虛只言要

公六年周任

伐顛與不要伐顛與耳曰

有言曰為國

皆二臣并牽扯子路

家者見惡如

周任節

農夫之務去

通節俱周任言下二句就

草焉芟夷蘆

臣說是正意下二句借相

崇之絕其本

警反言持危扶顛即陳力

根勿使能殖

之義引意在盡職上

則善者伸矣

且爾節旨

昭公五年周

此用且字跌進一層見不

任有言曰為

得不任其責意句過字

臣也言顛與為魯公家之  
臣見不是季氏私屬何以伐為

總承上三句不可伐  
不必伐不當伐說  
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

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

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  
且爾亦知夫顛

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更乎夫顛與之

為國也昔者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使主此山之祭則其立國有自來而非私

封者比矣且近在魯七百里之內而處於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又附庸

於魯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得而子奪者比矣夫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

則不必伐社稷之臣尤非季氏所當伐季氏將以何名伐之哉此吾不暇為季氏責

而深為  
爾責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  
欲是心中  
吾二臣者  
二臣指  
皆不欲也  
不欲是不  
欲伐顛與  
子

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  
冉有乃歸咎於季氏曰顛與之伐乃夫子所欲之吾

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與由二臣者雖仕其家皆不欲其有此舉也但力不能

救之  
孔子曰求  
再呼求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陳力是布其匡救之力  
不能者止

不能陳力則  
危而不持  
危是未至顛什  
顛是已顛什矣須扶而

止而不就列  
危而不持  
故持而安置之  
顛而不扶  
振起之皆就相替者說則將焉用

彼相矣  
焉用言相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  
夫子因其諉過

失其職也  
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於季氏又責之

曰求爾為季氏之臣安得辭其責哉古之周任嘗有言曰為人臣者能布其匡救之

力然後立人本朝而就人臣之列若不能陳力則止而不容復就其列譬如替之有

相本為持危扶顛計也若夫危焉而不持顛焉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然則為臣

而不能盡力則亦何用彼之就列為哉周任之言如此今爾既不欲則當諫諫不聽



政者不賞私  
勞不罰私怨  
是斥其言與前後兩過字  
不同虎兕出柙喻季氏踰  
將焉用爾為哉  
則當去不然亦  
且爾言過矣  
兩言指二臣不  
欲之言過失也  
虎兕出於柙  
以監收虎兕者  
龜玉

兕一角毛青  
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  
重千劬兕有誰之過正與前爾是過相  
水兕有山兕  
應  
今夫節旨  
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所  
以自解也今字正對首者  
一段固而又近有堅壘既  
經圖贊云兕  
惟壯獸似牛  
足老我之師逼勢又易乘  
青黑力無不  
我之隙意下一取字節上  
傾自焚以革  
伐字一憂字并沒上欲字  
皮充武備角

助文德  
龜  
君子節旨  
本節一句直下語氣甚很  
欲之指季氏舍曰為辭則  
十而神龜為  
指求也此欲字較實辭字  
之長龜所以  
即上節語註利字謂土地  
下天子龜尺  
人民  
三寸諸侯八  
尺也節旨  
寸大夫六寸  
閭字重本先王之制來不  
士民四寸  
必硬作成語看即如蓋聞  
嘗聞之例也有國有家已

毀於橫中  
毀是壞橫是所以藏龜玉者  
出柙毀橫照季氏伐顛與看  
是誰之過與  
是字指上虎兕二句說誰之過  
是反詰其過之不能辭也照由  
求失職亦不至兕野牛也柙檻也橫圍也言在柙而逸在橫而毀典守者不得辭  
能辭其責意言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且爾謂二臣皆不欲此言過矣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於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  
於橫中是非典守者之過而誰之過與今爾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典守者也季  
氏有過爾安  
能辭其責哉  
冉有曰今夫顛與  
今字對上昔字言今  
之顛與非昔之顛與  
固而近於費  
固是勁敵  
近又切禍  
今不  
取今指季氏  
後世必為子孫憂  
以此不得不取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  
此為季氏飾辭  
註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  
季氏之  
謀矣  
夫顛與城郭完固而且近於費邑固則在彼有可恃之勢近則在我有侵  
凌之虞若不乘時以取之以至於後世則必有受其害者豈不  
為季氏子孫憂乎故不得已而伐之也觀於此言求之與謀彰矣  
孔子曰求  
三呼  
求而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作一句讀疾是深惡泛說君  
子所疾如此責求在言外  
註貪其利講又責  
之曰求季氏伐顛與本貪其利也而子乃曰為子孫憂是特以諱季氏之過耳不知  
君子深疾夫舍其貪利不言而必為之飾辭以文其過也今求之所云其能免君子  
之疾  
○且也聞有國有家者  
聞是聞於古有國以諸侯言暗指  
魯君有家以大夫言暗指季氏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  
四患字俱從  
憂字說來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蓋字承上推原之辭重均字  
申下與不患二句參差相應

○且也聞有國有家者  
魯君有家以大夫言暗指季氏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  
四患字俱從  
憂字說來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蓋字承上推原之辭重均字  
申下與不患二句參差相應

自不貧不寡貧寡特因患而見耳故曰不患下三句

言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著一蓋字只是申明上意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季氏之欲取顯與非為子孫憂也不過慮寡

比上添出和傾二字者論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言與貧耳且也嘗聞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者不患

國家之福由和而生究國人民之寡而患上下之分不均不患財用之貧而患上下之情不安何也蓋人民財

家之禍以傾為極故併言用自有定分惟均則即其分地而君臣各有所入自無貧也既均而和則即其分民

之要歸重在均字惟均則而君臣各有所統自無寡也既和而安則君臣相合而疑忌不生君可長保其國臣

和惟均和則安自一串事可永保其家自無傾覆之患矣此有國家者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無貧無寡無傾文法錯綜安應上融洽為妙大旨雖君也○夫如是貧三句說故遠人不服遠人泛說不服如聘問之使

則修文德以來之武備看此來字是招來既來之意非來居此地也則安之強其難不易其俗也註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則講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知遠人服在內

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講治修矣故遠人或有不服則修其文德以招來之

分崩離析

昭公五年季

氏舍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

擇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

而貢於公定

公五年陽虎

囚季桓子八

年陽虎欲去

三桓冬十月

將享季氏於

不克脫甲如

臣並謹然尤實在臣方是

對針季氏語

夫如節言

進參云內治在上節為均

和安在本節即文德非均

安之外別有所謂文德也

相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是以修文德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是以不能相註子路

耳故遠人以上無遠人必與

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

得為無罪故責此正季氏之

所當為子孫計亦

此下方就代顯與說今字

對聞字皆反上二節而言

今由節言

緊承上文一直趕下可見

由之與求也其相季氏夫子

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

德以懷來之也

而謀動

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修

內治以使之均和安也誠異

乎吾所聞矣

與兵以伐顯與是動千丈

也邦內指魯國之中言

千丈於邦內

與兵以伐顯與是動千丈

也邦內指魯國之中言

吾恐季孫之憂

憂字承子孫之憂來

不在顯與

在遠也

言憂不

在顯與

在遠也

言憂不

在顯與

在遠也

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入  
於謹陽關以  
叛

千艾  
千以自衛艾  
以敵人周書  
曰稱爾艾比  
爾干

蕭牆  
蕭牆在門內  
鄭云蕭牆也  
牆謂屏也君  
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  
敬也是以謂  
之蕭牆

王制云變禮  
易樂者為不  
從不從者君  
流又曰諸侯  
賜弓矢然後  
征賜鈇鉞然

則權綱在己  
而下莫敢干  
天下無道之  
時則禮樂征  
伐天子不能  
操其權而自  
諸侯出也自  
諸侯出則諸  
侯可

顯與在魯邦域中以不屬  
季氏故亦曰遠人分崩以  
土地之割據言離析以情  
分之不屬言不能來不能  
能守雖是平說却側重不  
能守以起下蕭牆之憂正  
一步緊一步又兩不能與  
而謀節旨  
此節因其為子孫憂之言  
而及之乃論其理如此是  
通章結穴處

而在此蕭牆之內也  
此言憂在至近也正指千楮也艾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  
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  
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  
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顧乃與無名之師而謀動干盾艾戟  
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講於邦內之顓臾馬爾言為子孫憂吾  
恐其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內也  
舍近而求遠貪外而遺內在季孫固非善為謀而由與求亦焉能辭其責哉

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  
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孔子曰天下有道  
天下以一統言有道自  
君臣紀綱不紊亂上說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禮樂是五禮六  
樂文教也征伐

是四征九伐武功也自天子  
出是由天子一人專制意  
天下無道  
君弱臣  
強之時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子之制征

自諸侯出此句是  
過脈語蓋十世希不失矣  
喪其禮樂征伐之權於大夫  
自大夫

但自諸侯出則不復為天子之  
器只為侯國之事故曰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  
以逆理愈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  
講孔子戒失權者曰天下者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  
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講則亂當天下有道之時則五禮六樂掌之宗伯四征九  
伐掌之司馬其權皆自天子出雖在諸侯不敢干也況下而大夫又下而陪臣乎若  
天下無道之時則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操其權而自諸侯出也自諸侯出則諸侯可

附考

後殺○周書可長久意轉出無道亦天以僭天子而大夫亦可以僭諸侯蓋十世希不失矣勢必為大夫所奪也自大夫出

曰四征弗庭子不能以道建極權乃下則大夫可以僭諸侯而陪臣亦可以僭大夫五世希不失矣勢必為陪臣所奪也至

謂四方征討移耳三段疊說下去僭始於陪臣得以執禮樂征伐之國命則逆理愈甚

不庭之國也於諸侯而大夫陪臣相因三世希不失矣然此亦在無道之世則然耳

○周禮大司馬而起雖皆僭者之罪而天獨言大夫者上該言不得

馬以九伐之子正不得辭失馭之責諸侯下該陪臣也

法正邦國馮有道節旨

弱犯寡則責由無道而思有道有罪然

之賊賢害民高望意獨言政不在大夫

則伐之暴內者因當時列邦政自大夫

凌外則壇之出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

野荒民散則政由三家

削之負固不庶人節旨

服則侵之賊此亦因天下之政皆不免

殺其親則正庶人之議而言也蓋庶人

之放弑其君不能以權相制到庶人自

則殘之犯令無私議方是有道盡頭處

陵政則杜之祿之全旨

外內亂鳥獸此因前章自大夫出一段

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

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

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

皆凌其上則無以令其下

孔子論魯事曰魯自文公薨殺子赤以立宣公國之

言責賦不為公室所有祿之去也於今已五世矣宣公以

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者以歸之天子自附於庶人之議云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祿指賦稅言去離也公室指公家

五世矣

五世自君言之

政逮於大夫

政賞罰號令之類

四

世矣

四世自臣言之

政逮於大夫

侯皆稱陪臣 臣悍族更相竊弄故君之 此家臣也 失政雖自宣公而三桓之 後閱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遠於大夫於今已四世矣夫政出大夫而 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當已微弱矣然則上下之分其可僭乎哉

立宣公 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 左傳文公十 據其實也連下三矣字聲 八年文公二 情鳴咽定公五年桓子為 妃敬嬴生宣 陽虎所執微自是實事微 公敬嬴嬖而 雖未至於失而幾幾乎將 私事襄仲宣 失歎之也警之也

公長而屬諸 益者全旨 襄仲襄仲欲 此章言取友之當慎乃損 立之叔仲不 益之著於外者直者面折 可仲見於齊 人過無所回護諒者制行 侯而請之齊 薦實無少變易多聞者有 侯新立而欲 所參定不膠偏見便辟者 親魯許之冬 衣冠都雅日事標炫善柔 十月仲殺惡 者一味順從無所執守便 及視而立宣 伎者不諳道理口舌動人 公夫人姜氏 三益為常情所敬憚三損 歸於齊大歸 為常情所狎悅全在自己 也將行哭而 慎其所擇益矣有靈陶濡 過市曰天乎 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矣 仲為不道殺 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 適立庶市人 知意

三樂全旨 皆哭魯人謂 三樂全旨 後閱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遠於大夫於今已四世矣夫政出大夫而 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當已微弱矣然則上下之分其可僭乎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 益是有益於己者三友下各友 損者三友 損是有損於己者 友直言上 字俱作交字看是我去友人

友直 言上 是直言 友諒 諒在心上是 友多聞 多聞在學上 益矣 頂上三 友便辟 便則辟 善則柔 友便佞 便則佞 損矣 亦頂上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 之工 友便佞之巧 損矣 三項說 註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 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講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示人取友之當擇曰君子取友凡以求益而去損也然友之於人未必皆有 而無損吾觀益者有三友也損者亦有三友焉何以見之如友乎直而忠告者友乎 諒而信實者友乎多聞而該洽古今者將見有過必聞誠心日進知識日廣其為益 大矣非三友之益乎若友乎便辟之習於威儀者友乎善柔之工於媚悅者友乎便 佞之習於口語者則是過不得聞誠日以喪明無所實其為損大矣 矣非三友之損乎然則去其損以就其益取友者安可以不慎哉 其所未能損者 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 三夫子蓋略言之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 樂是好樂以情言此 樂節禮樂 節節之也制度聲容 二句且虛下正詳之 樂節禮樂 節節之也制度聲容 兼內 樂道人之善 道是心慕口頌 樂多賢友 多是廣多賢友即 外說 樂道人之善 善字包得廣 樂多賢友 直諒多聞之人 益矣 頂上三 以驕為樂指言動 樂佚遊 以遊為安佚是不 樂宴樂 以宴為樂如飲 放縱於規矩之外 樂佚遊 作事業只恁閒蕩 樂宴樂 食聲色之類 損矣 亦頂上 三項說 註

下論卷四

下論卷四

下論卷四

下論卷四

下論卷四

之哀姜襄仲此章言所樂之當慎乃損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即公子遂惡益之發於中者樂是情之所鍾最易移人損益關頭示人好樂之當慎曰人情孰無好樂然情之所向而身心之損益係焉彼情出於天子即亦文公太究只理欲二字聖人臚列理之公而益者有三樂情出於人欲之私而損者有三樂何謂益樂節乎禮樂而辨

禮樂出來正是要人自擇節禮其制度聲容樂道人之善而稱揚之不置樂多賢友而博取之無遺如是則禮樂之樂記曰樂者樂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所陶淑善善之所感發多賢之所夾輔皆有以爲身心之助其爲益也大矣何謂損爲同禮者爲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樂乎驕樂而侈肆放縱樂乎佚遊而惰慢怠荒樂乎宴樂而淫溺玩狎如是則德壞異同則相親節奏之文道人善則悅慕於長傲善喪於志荒而且化於不善之與居皆有以爲身心之害其爲損也多矣是異則相敬樂勉從之意新多賢友則切則出乎益則入於損勝則流禮勝磨箴規之義著賢友重在可不慎所好樂哉

則離合情節多字禮樂人善賢友一層貌者禮樂之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侍是立於其側三愆是三樣愆過  
 言未及之而言是君子問意不在我語次不在我而我先

事也又曰大驕樂則不敬不和佚遊則言謂之躁躁是輕率可厭言及之而不言是君子問及於我語次亦在我而我不言謂之隱隱是韜晦可疑未見顏色而必簡樂至則已故損益相反  
 言是君子顏色未顧於我而我遽言謂之瞽瞽是借字謂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怨禮至則侍於全旨

不爭大樂與此章戒侍君子者審慎言三者之言孔子論事上之禮曰人侍於有德位之君子既度吾之可言又度君子可天地同和大語之節侍君子是以卑承過矣言以聽吾之言然後爲無愆也或不之謹則有三者之愆如言未及於我時禮與天地同尊則語默皆聽命於君子未可言也而遽言之是失於急迫而不遜謂之躁焉言既及於我時當言也而顧不節樂由天作而不得自由當以註時字言是失於藏匿而不宣謂之隱焉或時雖可言而君子之顏色不在於我則亦非可禮以地制過作主躁者先時隱者後時言之時也乃未見顏色而言是無察言觀色之明謂之瞽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制則亂過作瞽則不能相時上兩言字焉此三愆者皆人之所易犯也侍於君子者當知戒矣補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則暴明於天合君子與侍者樂說下三發未說到養之

地然後能與言字屬侍者又隱字不可之有素地位也

禮樂也又曰大看深三欲只無心失理  
梁也者動於之過惟其平日無治心修  
內者也禮也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  
者動於外者識幾之智所以如此

三戒全旨

此章見君子定性之學全  
減樂王其盈在在理御氣上三者皆常  
禮成而進以情所易犯君子正在常情  
進為文樂盈易犯處著隄防也三戒自  
而反以反為徹終身特隨時就其血氣  
文禮減而不易流而最甚者加意焉戒  
進則銷樂盈不是空戒有豫禁之嚴制  
而不反則放之而不敢犯意蓋惟少易  
動於慾戒色則以好德勝  
之惟壯好逞其強戒鬪則  
以好禮勝之惟老便身家  
念重戒得則以好義勝之

三畏章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敬肆之  
別上節舉君子有三畏以  
為法下帶言小人無所畏  
以為戒重君子上以畏為  
主以天命賈

三畏節旨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君子是以理制欲之  
人戒是禁止預防意  
少之時少指弱  
冠前後  
血氣未定未定是方  
動之時  
戒

之在色色指女色及其壯也壯是三血氣方剛方剛正戒之在鬪鬪是及其老也老是血

氣既衰既衰已衰微也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得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所動是以年彌孔子舉君子隨時制欲之功以示則曰血氣之盛衰皆足以役人

高而德彌言而非主平義理者不能以制之也乃君子則隨時知戒而防之未

難不知止矣君子則戒之在鬪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志歎貪財不

知所戒則營求無厭矣君子則戒之在得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有此三戒者如

終其身由於義理之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君子是循畏天命天命即仁義禮智之天理指賦予之初言

畏大人大人兼德位言是體天命之理畏聖人之言聖言如典謨訓誥之類

是佩其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

命則不得孔子示人知所畏意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君子

首句且虛講下正言所畏  
之實三句辭平而意貴重  
畏天命上畏非空畏是兢  
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  
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故  
註用串解知字是畏字根  
苗故註照下節不知字補  
出

小人節旨  
作三不畏看重不畏天命  
上不畏由於不知而狎與  
侮亦總跟不知天命來奉  
承大人而不循其法即是  
狎誦讀聖言而不佩其教  
即是侮

生而全旨  
此章大意為困而不學者  
發須合外內註看重一學  
字夫子品第人之氣質有  
此四等不同生知者自不  
可以律人學知困學俱是  
次於上等非言其相遠乃  
言其相近也斯為字極有  
味不學斯為下能學則猶

棄天襲天也大人是天命所存而行可法者君子知畏天命則必畏大人為之致敬  
盡禮也聖言是天命所發而言可則者君子知畏天命則必畏聖人之言為之篤信  
力行也此三畏者  
惟君子則然耳 ○ 小人不知天命 小人是背理之人不  
知二字係通章眼目 而不畏也 與君  
子反狎大人侮

聖人之言 狎侮總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  
是不畏 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講 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賦畀之重故窮欲滅理而不畏也夫天命既不知長故於大  
人亦以為不足憚且從而狎之矣於聖人之言亦以為不足法且從而侮之矣安  
能如君子之有三畏哉然則君子小 補王觀濤曰上章三戒是  
人之異在一念敬肆之間而已矣 遠欲此章三畏是存理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生知是不待學問自然知此理三 上也 是上等  
之字俱指理言二者字俱作人看 等氣質 學而知之者  
學知是由學 次也 是氣質 困而學之 困學是激而學之以求通 又其次也 是氣質又  
而知其理 亞於上 困而學之 必百倍其功方知此理 亞於上

困而不學 此是甘於 自暴自棄 民斯為下矣 下是下愚不移之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  
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 講孔子勉人務學以變化其氣質  
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講曰人之氣質亦有不同彼生而  
神靈不待於學而自能知此理者上也或生不能知必待於學而後知此理者次也  
或始也不知學必困心衡慮而後學此理者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悍

然不顧如此之民斯為 下矣學其可不知乎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君子成德之人 視思明 即非禮勿 聽思聰 即非禮勿 聽工夫 色思溫

所思大要有九 視思明 即非禮勿 聽思聰 即非禮勿 聽工夫 色思溫

即非禮勿 聽思聰 即非禮勿 聽工夫 色思溫

即非禮勿 聽思聰 即非禮勿 聽工夫 色思溫



頑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又  
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可進於上有警惕之意有  
企望之意

九思全旨

此章見君子思誠之學前  
六件是存心治身之要後  
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功平  
日固當存養此心使常惺  
惺及至身心有感尤當臨  
時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  
理也君子終身恐不盡於  
九思此九者乃日用常行  
之要耳九思次序以視聽  
二句為綱九者不是雜然  
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  
件思亦不是空思想作為  
就在其中又九思前人止  
知補戒懼尤先有格致之  
功在

見善章旨

此章見人品不以潔身為  
高而以經世為大故夫子  
因已見而思未見重下節  
上節亦不輕

見善節旨

溫是暴戾之  
色不形也  
貌思恭  
恭即惰慢之氣  
不設於身體也

言思忠  
忠是心口  
如一之謂  
事思敬  
敬是主一  
無適之謂  
疑思問  
問

求解  
念思難  
念是不甘於心思  
到難則自消釋矣  
見得思義  
見得是臨財之時  
思義是欲當於理  
見聽無所壅則聰無

不聞色見於面者貌畢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著思難則忿必徵思義則得不苟○程  
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實矣此之謂孔子示人以慎思之學曰人不可以不思亦不可以泛用其思乃若君

謂思誠  
謹子則有九者之思焉彼視之理尚其明而不明者物蔽之耳必思所以  
去其蔽而求明焉聽之理尚其聰而不聰者物壅之耳必思所以決其壅而求聰焉

色之見於面者貴於溫也則思以去其忿戾之氣使溫焉而藹然其類之輯也貌之  
形於身者貴乎恭也則思以遠其暴慢之習使恭焉而儼然其儀之正也言不可以

不忠一出言必思其忠言如是心亦如是矣事不可以不敬一執事必思其敬事在  
是心亦在是矣最難釋者疑也於疑則思問焉不以未決之見而蓄天下之疑也至

難平者忿也於忿則思難焉不以一朝之忿而貽莫大之悔也至於利之所得而裁  
之則有義也見得則思義之所在而無苟得焉

此九者皆君子之所思也而作聖不患無基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是上好善極  
見不善如探湯是惡惡極  
吾見其人矣其人指上好惡有誠

之吾聞其語矣其語指上好  
惡有誠之語註再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講孔子有感於所見

一事之善也而好之切有知不及惟恐不得乎善見一事之不善也而惡之嚴有知  
探湯惟恐或陷於惡其好惡之誠如此求之於今吾見其有此人矣考之於古吾聞

其有此語矣所見符於所聞吾於是而知  
○隱居以求其志隱居是窮處而未仕求  
古今之未始不相及也豈不真可幸哉  
其志謂志在致君澤民

見善二句是述古語善不  
善事也不指人註真知不  
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  
之誠處先見而後聞疊兩  
矣字神情已注下節  
則求其道  
行義以達其道  
謂以所志致君澤民之道達之天下  
吾聞其語矣  
其語指  
守之於己  
得其人指上出  
未見其人也  
處得宜之人  
註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  
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  
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  
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讀時平隱居則以求其所達之志而守吾道於一身時乎  
全如此稽之於古吾聞其有此語矣質之於今未見其有此人也有所  
聞不符於所見吾於是而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豈不深可惜哉  
補學術不周於  
性天便非達道

千駟  
諸侯六閑彼  
用世之具志者志於此也  
二以字不虛猶云隱居非  
高向正於此求志行義非  
公之馬千駟  
功名正於此達道先聞而  
三千則近於  
後見未字下換一也字有  
天子十二閑  
不勝慨慕願見意  
景公章旨

又過之是皆  
此章聖人勉人修德意借  
景公夷齊作箇樣子有德  
者雖貧賤必彰無德者雖  
富貴不傳重醒世上不必  
首陽  
富貴不傳重醒世上不必  
雷首山一名  
景公節旨

獨頭山夷齊  
死之日到於今正相對一  
則隨死而泯一則千載如  
有古冢陵柏  
生誰業誰辱當下令人猛  
蔚然積茂俗  
謂之夷齊墓  
省餓於首陽與有馬千駟

齊景公有馬千駟  
千駟是極  
言其富意  
死之日  
正人心思  
民無德而稱焉  
德以善行言  
稱是稱述  
伯夷

叔齊  
孤竹君  
之二子  
餓於首陽之下  
餓是不食周  
粟飢餓而死  
民到于今稱之  
今指孔子時言稱之  
是稱其為義士賢人  
註四

馬也首  
音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其富如此宜乎有可稱矣而況身死之日正人  
陽山名  
心哀慕之時乎夫何君道有虧隨死而泯即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富之  
不足恃也如此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其窮如此宜乎無可稱矣而況  
到今之時又歷世久遠之後乎然而芳聲益著雖死猶生民到於今稱之窮之不可  
忽也又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異是過人之行此二句是  
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  
其斯之謂與  
斯即指景公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如此  
富而民不稱便見稱之者不在富夷  
王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齊貧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祇在異言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藝似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  
講夫以千駟之國君  
而章首富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較首陽之餓夫蓋

對只極言其貧耳到今稱之內互有上句德字在

誠不節旨

照前無德而稱則異字當

以德言稱夷齊高節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求仁得

仁之異與詩辭相舍

陳亢章旨

此章見聖人大公之心充始終不能知之也夫子之

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

亦非有心遠其子

陳亢節旨

私子人之常情疑聖人亦不免故用亦字

對曰節旨

未也句虛下二段皆發未

有異聞之意兩獨立重看

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

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

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

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

所以能言

不倅矣而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焉然則詩所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富亦祇以其異其即斯所稱者不在於景公之富在於夷齊之異之謂與殉財殉名孰得孰失

必有能辨之者

○陳亢問於伯魚日子亦有異聞乎

子指伯魚異聞是眾也○亢以私意窺聖人語陳人所不聞者乎疑辭言疑必陰厚其子

一日問於伯魚日子於夫子情則父子之親而非師弟之比亦有異於眾人而獨聞於夫子者乎

對曰未也

言未有異聞嘗獨立指孔

說鯉趨而過庭

庭是家庭過庭必趨者禮也

曰述孔

學詩乎

詩是伯

對曰未也

詩無以言

言就應

退是退於私

居此句是鯉自言

註氣和平故能言

吾未有異

聞也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此非弟子類聚時也可以有異聞者必將得之於此矣然夫子但問曰汝曾學詩乎及鯉對曰未學也子則曰人貴於能言而恒自學詩得之不學詩則事理無由通達心氣無由和平其何以能言鯉於是退而學詩而凡誦習乎溫柔敦厚之教以為能言之助者皆遵所聞於夫子也

獨立

又字對前

鯉趨而過庭

此二句見未有異聞於

禮

禮記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

立就執

守上說

鯉退而學禮

此句亦是

註性堅定故能立

謹他日夫子又

過庭此又非一時偶值己也可以有異聞者不得於彼宜必得於此矣然夫子但問曰汝曾學禮乎及鯉對曰未學也子則曰人貴於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不學禮則品節無由詳明德性無由堅定其何以能立鯉於是退而學禮而凡服習乎恭儉莊敬之教以為能立之資者亦遵所聞於夫子也

○聞斯二者

他日節旨

首句要描寫又字禮有節  
禮說正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夫獨立者宜皆異聞時也而鯉之所聞者始  
無異聞意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講焉不能外於詩既焉不能有加於禮惟聞

文度數之詳學之者品節  
斯二者而已此固夫子之雅  
言以教人者其何異聞之有  
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  
指下三件  
問詩

邦君之妻

為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  
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  
是聞學詩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君子指孔子遠子  
尹氏曰孔子

天子之配曰

所以能立  
聞斯節旨  
異於門人故陳亢於是退而喜曰問期於有得而已吾之所問者一而所得者  
充以為遠其子實有三聞學詩之可言聞學禮之可立又聞君子之遠其子略無  
陰厚之意也所得多於所問亢何幸哉要之聖人未嘗  
私其子亦未嘗遠其子亢之言亦淺之乎窺聖人者矣

后後也言

此總上二段言已所聞止  
此正與首末也相應  
退而節旨  
○邦君之妻  
邦君指諸侯言  
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者扶也君稱之為夫  
夫人自稱曰小

在後不敢以

副也諸侯之  
配曰夫人夫  
詩禮尚是因鯉言而有感  
謙言已無知識若小童也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邦人就本國臣民說君  
稱諸異邦

配曰夫人夫

退而節旨  
○邦君之妻  
邦君指諸侯言  
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者扶也君稱之為夫  
夫人自稱曰小

其君也卿之

遠子却是因無異聞而心  
悟亢喜自重遠子一邊特  
加一又字可見  
邦君全旨  
○邦君之妻  
邦君指諸侯言  
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者扶也君稱之為夫  
夫人自稱曰小

配曰內子言

此章為當時諸侯以妾為  
妻者發邦君之妻四字是  
之始聞門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又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豈可苟焉而已哉

在闈門之內

加一又字可見  
邦君全旨  
○邦君之妻  
邦君指諸侯言  
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者扶也君稱之為夫  
夫人自稱曰小

以治家大夫

此章為當時諸侯以妾為  
妻者發邦君之妻四字是  
之始聞門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又非常人比者其於稱謂之際豈可苟焉而已哉

之配曰命婦

通節綱領君稱之一句又  
下二段綱領兩君夫人俱  
故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謙言不敢與君敵體也邦人

以治家也士

庶曰妻妻齊  
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  
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為小

也言齊等也

陽貨  
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君  
君以治內者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以其能相君以治內者也夫以邦君之

昭公出季平

稱之二句是稱於宮中邦妻  
一稱謂之間昭然不紊

子攝政定公

人句是稱於本國末二句  
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五年六月平是稱於他國三夫人重看  
子卒桓子立兩謙辭俱輕然惟夫人得

九月陽虎囚用此謙辭亦是見其重意  
季桓子執國君夫人君字即小君內主

命國人憚之之意不是說君之夫人  
十月盟桓子陽貨章旨

於稷門之外此章見聖人待權臣不惡  
大詛六年夏而嚴上節因陽貨欲見而

陽虎強使孟據禮以待之下節因陽貨  
懿子往報晉屢諷而據理以應之上節

夫人之幣八敘其事下節述其言  
月又盟公及陽貨節旨

三桓於周社陽貨不直求見聖人而託  
詛於五父之歸豚以籠致之則奸宄為

衢七年齊人甚惟報施之禮常欲其稱  
歸鄆陽關陽故彼以瞰亡來此亦不妨

虎居之以為以瞰亡往也不期往拜而  
政八年九月返有塗之遇則均之塗人

陽虎欲去三焉而已  
謂孔節旨

季氏以叔孫道德者治世之寶時者有  
輒更叔孫氏為之資也貨仁智兩問都

己更孟氏十著在夫子上便含有當  
月將享季氏速仕意夫子兩不可只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是奸邪欲  
孔子不見是聖賢以  
歸孔子豚貨餽豚蓋以  
孔子時其

亡也時其亡候貨  
而往拜之往拜是  
遇諸塗不期而會曰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

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專國政欲召見孔子蓋挾已之勢而補助已為亂耳孔子固守義之正者自不肯往

見貨乃為之計謂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禮當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  
而歸孔子蒸豚蓋欲假賜士之名而行致見之術也孔子以禮當往拜故亦時貨

之亡也而往拜之不意乃遇諸塗在貨固幸其得見矣在孔子亦豈容於終避哉

謂孔子曰來是招孔子進前  
予與爾言言是下三  
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仁指

之澤曰是孔子答不可謂仁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知指相時  
曰是孔子答不可謂

日月逝矣積時為日積日  
歲不我與我與不我留也  
孔子曰諾諾是隨聲而應之

果不我與也  
吾將仕矣將字活甚仕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  
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

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  
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楊氏

於蒲圃而殺  
之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  
桓子陰求救  
於林楚林楚  
怒馬及衢而  
駢適孟氏闔  
門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  
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與  
戰陽氏敗虎

理答去都不認在自己身  
上及言日月逝矣二句諷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  
信也

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  
所不敬為誦身以信道非知  
孔子

曰爾來前子與爾  
言曰懷藏其道德之寶而不  
救邦之迷亂可謂仁乎孔子  
但答之曰仁者切於救人

若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仁  
也貨又曰好從事有為而屢  
失事機之會可謂知乎孔子  
但答之曰智者明於相時若  
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  
智也貨又曰日月逝矣

年歲日增曾不為我少留及  
今不仕更待何時乎孔子答  
應之曰諾吾將出而仕矣  
貨語皆譏孔子而孔子答之  
其辭則孫而無所

補蔡虛齋曰南蒯奔齊曰吾  
欲張公激其理則直而無所  
徇此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室即此一言觀之當時作亂  
專政蓋自以為救國之迷亂  
也自古奸臣所為未有不假  
名義者

○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

近多主好  
遠多主不好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  
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

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  
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  
是始相遠耳○程子  
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  
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不善孟子之言性善

是也何相  
遠也夫子欲人慎所習曰天下  
之人其善惡相去遠矣孰不謂  
其出於性而  
近之有哉  
不係於習哉不知氣質之性雖  
有美惡之不同而以其初而言  
則皆不  
甚相遠而相近也但習於善則  
君子習於惡則小人於是始相  
遠耳是始相遠耳是始相遠耳  
其相遠者皆習使之然也豈其  
性本然哉然則人當慎習以復  
性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唯是獨上知是氣質極清純之人  
下愚是氣質極昏駁之人不移  
是不移於習也

於蒲圃而殺

之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

桓子陰求救

於林楚林楚

怒馬及衢而

駢適孟氏闔

門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

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與

戰陽氏敗虎

脫甲如公宮

取賢王大弓

以出孟孫弗

追虎入於讎

陽關以叛九

年夏陽虎歸

寶王大弓魯

人伐陽關虎

焚萊門而出

奔齊後又奔

晉適趙氏仲

尼曰趙氏其

就習言之

唯上全旨

此章特指出不移之氣質

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

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

子曰曰人本性本善有不可

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

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

此承上章

而言人之

此承上章

世有亂乎

絃歌

內大有警策在上章性相

入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

城以武名乃

此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

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有才力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

巖險用武之

懸絕者說見得除此兩等

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地子游能以

人蓋莫非習之所能移矣

上章未盡之意曰性相近而習相遠固矣然相近之中又有氣極其清質極其純而

道化民變甲

人可不慎所習乎朱子云

為上知者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唯此上智與下愚之人則善惡一定

曹為絃歌故

孔子說不移便是是不移

上知者非習所能移為不善也下愚者亦非習所能移為善也夫唯上知不移

夫子喜之

了程子責重人不肯移自

則凡未到上知者可危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人其慎所習哉

牛刀

是推一步說

庖丁為文惠

子之章旨

君解牛手之

此章夫子欲廣道化之行

為教故邑人

所觸善然嚮

意通章以學道二字作主

皆絃歌也

然奏刀騞然

前二節因其能以學道化

而笑曰有言

莫不中肯曰

民而喜之後二節因其能

割雞焉用牛刀

臣之解牛官

以學道相信而嘉之

夫子喜見於色遂莞爾笑焉因曰割雞之小焉用

知止而神欲

子之節旨

講此牛刀之大為哉蓋謂其以大道而治小邑焉

行依乎天理

禮樂者道之大端絃歌者

君子泛指在上之人道指

批大卻導大

禮樂之一驗故章內註三

禮樂說愛人是仁心待下

竅因其固然

以禮樂言之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

技經首繁之

莞爾節旨

小人泛指在下之人

未嘗而況大

莞爾而笑喜其能大用也

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軋乎今臣之

牛刀是為學道身分寫照

則存之為中和之德發之為愷悌之仁自能惠愛乎人矣小人以易使為分誠學

刀十九年所

喜其用而反言焉用特戲

乎道則存之為和敬之心發之為效順之義自易於役使矣今

解數千牛矣

其小用耳非惜之也

武城雖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儼所以必教以禮樂也

子曰二三子

指門人言

而刀刃若新 子游節旨

發於剛彼節 引君子二句要見得無人

者有間而刀 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

刃者無厚以 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未

無厚入有間 子云君子學道是曉得那

恢恢乎其於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游刃必有餘 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

地矣雖然每 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

至於族吾見 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

其難為怵然 故易使也

為戒動刀甚 二三節旨

微譟然已解 學道二句本子言今優為

如土委地提 以道治武城舉述故曰優

刀而立為之 之言是字有并欲門人篤

四顧為之躊 信意戲之句是解其感

躇滿志善刀 公山章旨

而藏之 此章見聖人志在為東周

公山弗擾 意首節是欲赴公山之召

公山氏弗擾 下因子路之止而明其意

名一云不狃 公山節旨

字子洩費邑 弗擾畔臣召孔子或是反

宰也因不得 惡為善之心故欲往

優之言是也 言指學道二句 前言戲之耳 前言指割雞句戲

是字謂合治理 之言是也 之見其言非實意 前言戲之耳 解門人之惑也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

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講天子於是呼門人而告之曰二三子優之所謂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道者其言

誠是也吾前割雞焉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哉夫子

言此蓋欲二三子補顧麟士曰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

以道共易天下也樂亦不必專指絃歌然實相關會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 此是聘召 子欲往 是將應召意但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

公山名弗擾者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 未決於行耳 註 其執桓子據邑以畔

據費邑以畔以聘幣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其意蓋有在矣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

已之訓往也已二字虛 活己字勿作止字看 何必公山氏之也 上之字虛下 註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

往 子路不悅夫子之往從而請曰道既不行 註 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

平 無所往也已何必往應公山氏之召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 豈徒哉

山 用我緊承召我來玩如 吾其為東周乎 為東周決我也見文武 註 豈

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 講 夫子

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講 夫子

曰夫公山不召他人而召我者豈徒為虛文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此時如有委我

以國授我以政而用我者則吾其必明制度振紀綱復興文武之道而為東周已乎

奈何末之甫 李岱雲曰豈徒哉已貼用我說末二句不必更推開故

而遂已也 朱子云令其改過臣順季氏是常法聖人須必有措置

附陽虎虎囚 只重畔臣不能行道上



季桓子事在

夫召節旨

定公五年至

召我既非徒然則聖人之

行

○子張問仁於孔子

是欲得其所為仁之實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八年陽虎欲往又豈徒然為東周正是

去三桓將享不徒然處滙參云為東周

無間

為仁矣

存理得說請問之

者之目曰恭是心寬是心信是心敏是心惠是心恭

季氏於蒲圃本夫子素志似可推開說

而彼之弗擾然却是因公山之召忽然

則不悔

是人敬之而不敢侮慢

寬則得眾

與其謀陽虎觸起豈徒哉下如有用我

弗克而出奔者上自有一段深情竟全

是事皆底績

惠則足以使人

是人忘其勞而樂為我役使

弗擾以費畔

脫開不得註與周道於東

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信則人任焉

我而樂有所依

定公十二年

方須看一道字非興周於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

子張問仁之道於孔子孔子告之曰仁者心之理是心一

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墮三都弗擾

東方也

能行全旨

弗擾召孔子

此章示子張以為仁之實

又畔論語載

功只重能行一句恭寬句

而不可不刻是也特患不能行耳苟能行恭則有可畏之威而人自不敢侮子矣能行寬

則有容人之量而有以得乎眾心矣能行信則人皆倚賴乎我而不我疑矣能行敏

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能行惠則人之蒙其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樂

中都宰以前

是列五者之目不侮五句

舉能行之效言使之自考

孔子方用於

也五者是實心天下是實

魯矣弗擾既

境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實

者於天下則仁

補

堯曰章王道感化不同觀信則人任何可見

敗奔齊自齊

功能字有力能行二字直

趕到於天下作一句註行

又豈外是哉

佛胖

佛胖

是五者已包全句故以心

存理得貼為仁又上截解

佛胖召

召是以禮

趙簡子與范

於天下只要醒出無適不

亦猶應公山弗擾之召也

子欲往

欲是未

氏中行氏相

然意耳上恭寬五字但言

子路曰昔者由也

昔者指講

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

攻佛胖以中

佛胖

佛胖晉大夫趙

晉趙鞅之家臣佛胖者

據中牟以叛使人以禮聘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佛胖

牽畔置鼎於其目下恭寬五字貼定能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受邑不與我  
者烹士大夫  
皆從惟邑人  
田卑曰無義  
而生不如烹  
遂褻衣就鼎  
佛胛脫屣而  
生之趙簡子  
攻取中牟求  
田卑賞之卑  
曰賞一人以  
斬萬夫義者  
不取也遂南  
之楚○此夫  
子失魯司寇  
以後事與公  
山之召不同  
時夫子未嘗  
至晉佛胛召  
後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  
反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庭曰與我者行並包於天下三字在內

是入  
其黨如之何  
諸夫子有曰  
以中牟之邑  
乎○子曰然  
而不磷  
可無不可堅  
於磨涅其不  
耳獨不曰堅  
而不能使其  
匏瓜也哉馬  
非謂不可食  
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  
子路昔者之

中牟 可藏亦可行外不能繫吾

中牟三國之 之跡無可無不可內不能

股肱邯鄲之 繫吾之志此見聖人之異

肩體 於匏瓜處

匏瓜 六言章旨

按匏瓜之解 此章夫子教子路當以好

不一一曰匏 學成其德也不好學則純

長匏短匏甘 是無顧意見用事故有蔽

匏苦繫而不 上六好字是浮慕名色下

食以苦故也 六好字是究竟義理

一曰匏經霜 由也節旨

蒂落取繫之 六言是六字六言皆美德

腰以渡水而 然不曰六美而曰六言有

不可食一曰 蔽向未為美也

天文圖有匏 居吾節旨

瓜星徒繫於 因由起對故以居詔之且

天而不可食 欲其沈靜以為受教地也

今依朱註解 好仁節旨

作繫於一處 六言或根於氣稟或隨人

而不能飲食 意見任氣則性偏好學所

只自不求食 以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

非人不可食 逐見則心昧好學所以充

也如俗言無 拓聞見而不拘於墟學凡

口匏亦此意 考之師友求之典冊皆是

子曰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謂六言 對曰未也 未是未聞 蔽也 講

夫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曰人之美德有六言而六言之中有六蔽君子之學於六

言固當會其全而於六蔽尤當去其累由也女問六言之中有六蔽矣乎子路起而

對曰由未 居是使之還坐欲 吾語女 語告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 夫子

對曰由未 居是使之還坐欲 吾語女 語告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 夫子

起對乃命之曰居吾語 其安意承教 吾語女 也 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講 因其

女以六言六蔽之實焉 好仁不好學 仁以愛人言不好學是 其蔽也愚 愚是過於

輕重 好知不好學 知以觀 其蔽也蕩 蕩是用知不在正道 好信不好學 信是踐

也 賊兼害人已言如執 好直不好學 直是盡 其蔽也絞 絞是急切如證父攘 其蔽

也 小信不顧利害便是 好直不好學 言無隱 其蔽也絞 羊之類而不能容 好勇

不好學 勇就作為 其蔽也亂 亂如犯 好剛不好學 剛就本質 其蔽也狂 狂如要言就

不沈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

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 謹 彼仁美德也苟徒好仁

也 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謹 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

其蔽也必可陷可罔而愚矣知美德也苟徒好知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必

窮高極遠而蕩矣信亦德之美也苟徒好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其蔽也將執小

信而妨大計必至傷害於物非賊乎直亦德之美也苟徒好直而不好學以明其理

則其蔽也將過於直而忘所諱必至徑情直遂非絞乎至於勇亦美德所不可少也

苟徒好勇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勢必逞其血氣之強而干分犯上則其蔽也不謂之

亂乎至於剛亦美德所不能無也苟徒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勢必任其用剛之

亂乎至於剛亦美德所不能無也苟徒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勢必任其用剛之

亂乎至於剛亦美德所不能無也苟徒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勢必任其用剛之

亂乎至於剛亦美德所不能無也苟徒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勢必任其用剛之

其蔽也愚猶言失之愚也私而率意妄行則其蔽也不謂之狂乎所謂六言補信直勇剛都就子路所好者言愚就是蔽蕩賊絞亂狂亦六蔽者如此然則好學以去其蔽者其容已哉補仁智則統言天下大道之名目然勇亦有兼內外言者此故先以剛勇對說則勇為奮發之也

有為屬用剛為堅強不屈屬體敢為不顧故至於亂自家堅強故只躁率而已小子全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有玩索體驗夫子示門人以學詩之益工夫不專靠誦讀小子弟講夫子示門人以學詩之益志意講夫詩何以當學也詩之

此章備言學詩之益以見不可不學首節喚醒小子學詩一學字講誦體行俱該興觀是有益於身心羣怨是有益於性情邇之二句益在大倫克盡多識一句益在小物亦察句句要跟學來興觀等隨舉一詩皆可如是非限定某詩屬某也興就心上感發說觀各樣名色註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講緒餘可以博物洽聞而多識於就身上考見說興觀羣怨鳥獸草木之名也詩之有益補事父事君不過舉人倫之大道言之於人如此爾小子可不學哉補兩之字甚活須補夫婦兄弟朋友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周南首關雎而終麟趾召南首鵲巢而終騶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人為不為周南召南人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猶云正面對牆而立也註召南詩首篇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周南首關雎而終麟趾召南首鵲巢而終騶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人為不為周南召南人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猶云正面對牆而立也註召南詩首篇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周南首關雎而終麟趾召南首鵲巢而終騶虞矣乎二字是直示其當學意人為不為周南召南人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猶云正面對牆而立也註召南詩首篇名

周南召南  
 王之世周  
 公為政於國  
 中召公宣布  
 於諸侯至成  
 王時乃采其  
 風詩被之管

者言詩載鳥獸草木各有取義多識亦格物之學此

人為不為周南召南人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猶云正面對牆而立也註召南詩首篇名

絃其得之國上三句皆承可以字來  
中者雜以南女為全旨

國之詩而謂此章聖人教子以學詩之  
之周南其得要重修齊以端化原意首

之南國者則句須重發下只反言以見  
直謂之召南其富為也女為矣乎是謂

小序曰關雎辭不是問辭為者不止誦面  
麟趾之化王習要百會於心體於身意

者之風故繫二南似未及修身然化自  
之周公南言內及外則修身固在其中

化自北而南故註曰修齊之事正牆面  
也鵲巢羈虞句註謂無所見不可行是

之德諸侯之知與行相須之義  
風也先王之禮云全旨

所以教故繫此章欲世之云禮樂者返  
之召公其本禮之本在敬樂之本

玉帛在和玉帛鐘鼓則禮樂之  
五五公執桓末也玉帛鐘鼓如何不是

圭侯執信圭禮樂如何便是禮樂全要  
伯執躬圭纁曲取兩平哉神理註敬和

皆三采三就字說出亦可滙參云疊下  
子執穀璧男六云字只相承說下見人

孰浦璧纁皆所云云之不過云爾也語  
二采再就以尾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

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  
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是也女當誦習其辭潛玩其義而為周南  
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則身無由修家無

不可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人而  
不安於面牆也二南其可不為哉

補則人能修身齊家學問方推行得去故不至

○子曰禮云禮云云是稱玉帛云乎哉  
玉五玉帛三帛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革屬樂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  
之大者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

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  
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

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禮也而不知禮必有為之本者特假玉帛以  
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將之耳禮云禮云徒玉帛云乎哉人皆執鐘鼓以云樂也而不知樂必有為之本者  
特假鐘鼓以發之耳樂云樂云徒鐘鼓云乎哉然則有存於玉帛鐘鼓之先宰於玉

帛鐘鼓之內者在矣人奈何不一思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色對內言凡形於外者皆是  
譬諸小人其猶穿箭之盜也與

中指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  
者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曰人必表裏相符然後可謂之

朝觀宗遇會之不得連上云字讀

同於王諸侯 色厲全旨

相見亦如之 此章戒人無實盜名意色

○三帛諸侯 厲內往者色可令人見而

世子執纁公 心不可令人知蓋指當時

之孤執玄附 在位之大人言故曰警諸

庸之君執黃 小人何人可以擬之其猶

鐘鼓 穿窬然可恥孰甚焉

鐘空也空內 鄉原全旨

受氣多故聲 此章嚴害德之防賊德全

天風俗通云 在似上見孟子謂生斯世

鐘者兌音秋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

分之音也三 是鄉原之本情非之無舉

禮圖云凡鐘 刺之無刺居似忠信行似

十六枚同為 廉潔此是賊德之實禍

一簣謂之編 道聽全旨

鐘特懸者謂 此章警人蓄德意德以義

之縛鐘縛鐘 理之得於心言道聽塗說

蓋音之大者 是假借字甚言沾沾淺露

也○風俗通 之狀非真謂道之所聽塗

云鼓者郭也 卽說也韞藏不住故謂之

春分之音萬 棄德只病不經心經心思

物皆鼓甲而 棄不自暇說何棄之有

鄆夫章旨

君子乃若容色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者而內實柔弱而不振利得以誘之害得以怵之不勝其甚焉如此之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警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蓋盜名而畏人知與盜物而畏人知其為心一也不亦深可恥哉

○子曰鄉原之賊也

原謹厚也原稱於鄉非士君子也 公論所在德指正理言賊害也 註 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

鄉原鄉人之原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 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謹夫子 德之防曰人之有德者為君子悖德者為小人不難辨也唯鄉原者同流合汙似忠 信而非忠信反亂乎忠信似廉潔而非廉潔反亂乎廉潔豈非德之賊乎立德之君 子宜辨 之早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

道是眼下路塗是前頭路總極 擬其入耳出口略無停待意 德之棄也 棄是義理 離聞善 無得於心 言不為

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講 夫子為不能畜德者傲曰天下之善言 體之身是即吾之德矣乃若聽之於道而即說之於前塗此特為口耳之資而無有 身心之益終不為己有矣是自棄其德也然則聞善言者務默識而力行之可矣不 滙參云此輩分明只當一 場說話於身心亦復何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字作共字看與哉二 鄆夫庸惡 講 夫子窮鄙夫 字是深慨其不可與意 陋劣之稱 講 之心不可令

其一日容於朝也曰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有事君之義若鄙夫者其 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識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豈可與之共事君也與哉 其

三禮圖云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

此章窮鄙夫之狀以戒事君者慎所與也

鄙夫節旨

此句喝出不可與且虛說其品則庸其心則惡其識則陋其才則劣合此四字總成一箇鄙夫

其末節旨

二段平看但意重患失邊患以心言

苟患節旨

此推患失之流弊苟字是要其極論之患失與患得不同前此尚無憑藉今則

大權在手要做便做自無所不至所至者尚忍言之哉與事君者將如之何

古者章旨

此章即習染以驗風俗之衰言今人不但美德不如古即疾亦不如古有無限

感慨意

古者節旨

疾是氣質之偏亡是習俗

未得之也四之字俱指富貴說患得之患得便有多方以圖必得意既得之患失之患失便有百計以保不失意何氏

得之謂患夫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者何也蓋鄙夫不知有君其所志者唯富貴權不能得之講利以自便耳方其未得之也則患其不能得之日汲汲焉求其必得而已及其既得之也則又患其失之日營營焉求其不失而已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乃莫可形容之辭一形容之反淺註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新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講夫事君而苟至於患失之則凡可以保其得而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免其失者亦何所不至哉小而汚辱之行大而算絀之謀皆將悍然不顧而為之矣此補此章不是責鄙夫是責與鄙夫者即下二其流弊所必至者而可與之事君也哉節專就鄙夫痛罵正使與之事君者心驚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民即作人字看泛言今也或是之亡也或者未必盡然意是氣失其字指三疾言亡無同註平則為

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夫子致慨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豈特中和之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質哉即如古者之民其氣稟之偏駁者謂之疾

疾蓋有三焉夫曰疾固已偏矣然觀之於今所趨愈下或併是而亦亡之也肆謂細行不謹今之狂也蕩蕩是踰越規矩

古之矜也廉廉是露圭角立崖岸示人難犯意今之矜也忿戾忿戾就要去凌人了古之愚也直直謂全無委曲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詐是強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作機械註太嚴廉謂棱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

之染疾失其真如人有本病又變生他症也  
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講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

朱

狂矜愚三疾之名肆廉直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持守大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稜角稍厲廉馬而

三疾之實蕩忿戾詐則三已若今之矜也則逞其剛很與人乖忤不和而流於忿戾焉是無古者矜之疾矣古

疾之流弊指習俗言狂矜之人有暗昧不明者此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徑行自遂直馬而已若今之愚也

愚不必多諱肆廉直正其實也至蕩忿戾詐雖就今則反用機關不免挾私妄作而流於詐焉是

人名為狂矜愚却不是狂矣字總頂上三件以致慨

情之意

惡紫全旨

此章聖人惡邪之能勝正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

欲人嚴其防也不主似是而非說三語尤重惡利口也

則國家之覆

講夫子嚴邪正之防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易以勝正如色以

上上二句平列朱色尚自奪未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為所亂故惡鄭聲之

本朝豈容奪以紫雅樂重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有定論乃有利口之人巧辯惑亂

於當代安可亂以鄭利口能使人主乖張而邦家以之覆矣故尤惡利口之能覆邦家者要之辨服色審首律

亂信正配奪朱亂雅覆邦紫與鄭聲固可惡矣圖治安之邦家慎自利口其可惡更當何如人君可不痛絕之

家又落一層說者字指其

人文法亦非與上相對也

註利口訓捷給捷則顛倒

是非於片言之頃令人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朱色淡紫色豔紫與朱並列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雅音淡鄭聲淫鄭與



暇致詳視伎尤甚故覆亦甚於殆

子欲章旨

此章要學者從躬行處體

認道理不必專求之言語

問天何言哉節不是分疏

自家正指點妙理與他看

子欲節旨

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

欲無言只是不消說得

子如節旨

何述之問意似欲求不言

之述在何處却仍不忘乎

有言之述也

天何節旨

此節只說道不待言而顯

說天即是說道兩天何言

先虛後實行是流行不已

之妙生是生生不息之機

兩焉字極自然行生非即

是天理而所以行生全是

一團太極發見流行洩於

穆之精而昭示人者也註

夫子發此講學者多觀聖人於言語之間至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曾以警之講不之察故夫子提醒之曰道雖以言顯而顯道者不必盡以言予今而後殆欲無言矣蓋欲

學者求於言之外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說述是傳述註以言語

觀聖人者故講乃子貢疑而問之曰小子得以述夫子之教者正

疑而問之講以其有言在也子如不言則小子將何所傳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天指垂象之天何言只是四時行焉四時指春夏秋冬百物生焉百物指飛潛動植

說天無言不是不待言也四時行焉行是運行不息百物生焉生是發生不已

天何言哉此何言繁頂註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

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講夫子因其疑而解之曰予之欲

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講無言者亦以道之無待於言耳

今夫天惟運惟穆而已夫何言之有哉乃四時之受氣於天者時催一時而吾見其

行焉百物之賦形於天者物各付物而吾見其生焉是行者行矣而不言所以行生

者生矣而不言所以生天果何言之有哉然則子之無言亦何病於傳述之難也蓋

天理觸處而流故四時百物皆天也即不言而道已顯矣夫子與道為體故一動一

靜皆教也即不言而意已傳矣彼子貢補此即無行不與意但彼是說行處無非至

以言求聖人是將以言求天也而可乎補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

理不必於言語

上求略有不同

○孺悲欲見孔子

欲見是候之

孔子辭以疾

託疾以辭

將命者出戶

將命是孔子之

孺悲全旨

此章見聖人於不屑教誨

中曲行其教誨意化工在

一使字是記者想像夫子

之意如此一邊辭疾一邊

鼓瑟夫子不欲終絕孺悲

其深情厚意都付於一彈

再鼓中矣輔氏謂辭疾者

義不當見也使聞者仁不

容絕也

宰我章旨

此章夫子啟幸我以仁親

之心也一仁字最重短喪

不仁也章內數安字正與

也榆柳木之仁字相反

上句述古制下句言己欲

短喪之意

君子節旨

此以人事言之與三年之

喪句應見三年有妨於禮

樂也不知禮樂自事親從

使來出戶是

取瑟而歌

瑟是樂器歌是

使之聞之

使孺悲聞之

者悟之也

禮於孔子當是時必

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

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魯人孺悲欲見孔子想當時

見而託疾以辭之蓋拒之也又恐孺悲以為真疾而不悟拒之之意故乘將命者方

出戶即取瑟而發以聲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焉庶幾因其辭而思其故必能

自悟其得罪之由矣此子於

絕之之中而寓警之之意也

三年是父

期已久矣

見不必

期周

宰我問於夫子曰人子

喪也以子觀之短而為

期亦已久矣何必三年

子曰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崩壞只是

生疎了

也

於父母固皆服三年之

喪

三年者何也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居喪三年

不習為威儀揖遜之禮則禮必壞三年不習為聲音節奏之樂則

樂必崩以三年之喪而至

於妨禮樂如之何其可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此二句見

鑽燧改火

此句見用

期

可已矣

說

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

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以

子曰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且以

祭宗廟之禮儀文聲容之末哉

稻曰嘉蔬○舊穀節旨

幽風曰十月矣句應見期年之可已也

穫稻謂糯稻為酒者也

舊穀二句對鑽燧句平看

皆是驗天運之一周凡木

皆有火燧者鑽木出火之

名改火非止改一火是五

火已改一周兼四時言

食夫節旨

食稻衣錦指期年外說上

三句是夫子發其不忍之

心宰我不察故應曰安

女安節旨

首句直就他安字反激之

下又舉君子不忍之心以

警惕之也居喪哀痛迫切

固無食旨聞樂居處之時

設言之以形其不安耳兩

女字對君子看再言女安

則為之非真是聽他去為

全是激發他使之不自安

也三為字指期年之喪不

指食稻衣錦

象木也夏行為火聚杏色赤象火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象土也秋行為金柞櫟色白象金也冬行為水槐檀色黑象水也周禮司燿掌火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不

是人家常○子曰食夫稻稻穀之美者衣夫錦錦衣之美者於女安乎安是心中安曰安是

用之火○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蕘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

妄對言練冠緜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

不忍者故問之以講夫子特醒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今予以期

此而宰我不察也講年而止使期年之外遽食夫稻衣夫錦於汝之心其果以為安

否乎宰我不察而應之曰安蓋深信○女安則為之安是安於食稻衣夫君子之居

夫期之已久而食稻衣錦為無傷也○女安則為之安是安於食稻衣夫君子之居

喪君子指仁人孝子食旨不甘旨是甘美之味聞樂不樂樂即鐘鼓管籥居處不安

居喪指三年之喪故不為也故字緊承上三句今女安則為之此深斥居處不安

居處謂使不寢苦枕塊而居處於內則心必不即安故不為也不為是不為期喪今女安則為之此深斥居處不安

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講夫子復傲之曰喪之所

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講以不止於期者正以心

之有不安故耳今汝既安於食稻衣錦而無不忍之心矣又孰禁女而不為期乎夫

君子居親三年之喪設使食旨而心不甘設使聞樂而心不樂設使居處而心不安

故不為期而喪必三年也今女既安於食稻衣○宰我出出是退於子曰予之不仁

錦而異於君子之用心矣又何憚而不為期乎○宰我出出是退於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宰我名不仁子生三年自孩提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重然後免三字此夫三年

緊跟上安字來至稍長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即所謂三年之愛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喪是貴賤通行之制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愛指懷

便非人可得而短者

抱說此

子之節旨

以不仁斥之是探其欲短喪之本此句最重子生以下原是原情以感之三年中已含懷字在下句只重然後免三字三年之愛就父母愛子言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只為宰子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從此打動他直使宰我無容身之地

句正感註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動他處註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註曰甚矣子之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夫父母之喪必三年者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喪必三年僅以報其懷抱之勞耳夫三年之喪凡為人子者皆然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會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而顧不為三年之喪以報之亦獨何心哉甚矣子之不仁也

子曰飽食終日

飽食有徒食意終日言其久

無所用心

是於學上心無所用難矣哉

飽食全旨

此章總見學者心不可不致歎意不有博奕者乎博奕還自為之猶賢乎已之字指博奕已註博奕戲也弈圍

博奕

飽宏博經云此章總見學者心不可不致歎意不有博奕者乎博奕還自為之猶賢乎已之字指博奕已註博奕戲也弈圍

博奕之戲各投六著行六

類要主道義上說飽食二字亦可玩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為形體所滯惟有將神昏志惰日流匪僻難矣哉其人乎不有博奕者乎博奕之事雖不可為然

基故云六博

用十二基六食則每為形體所滯惟有將神昏志惰日流匪僻難矣哉其人乎不有博奕者乎博奕之事雖不可為然

基白六基黑

所引惟有所用斯以立其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所擲頭謂之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瓊瓊有五采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蓋博以五木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為子有梟盧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雉犢為勝負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子曰路曰君子尚勇乎

君子以德言勇是血氣之強

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君子亦以德言義是天理之宜

勇而無義為亂

此君子以有位言亂是悖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小人以無位言盜是兇盜

為子有梟盧

類只說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便住不更推到入德患害上去

之采梟么也

君子全旨

六博得么則此章進子路以尚義之太

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言於夫子曰天下

勝便則食其勇蓋義即勇之為體也君

必行於義所當止則毅然而必止惟義為上而已矣若勇則非所向也何則有位之

子不便則止子以理制氣義以為上則

君子徒有其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必因其勇逆理犯分而為亂無位之小人徒有其

烏曹作○奕言勇而勇在其中尚崇尚

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必因其勇肆欲妄行而為盜徒勇之弊一至於此此君子之所

局三百六十也上是最上一等上與尚

尚者在義而不在勇與

一善博物志義雖別而實相通有勇二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亦字對子曰有惡惡自公惡稱人之惡者稱人惡是好

云竟造棋以句正言無義之害以見勇

居下流而訕上者下流卽下位之人訕惡勇而無禮者勇屬強力無禮惡果敢而窒

教子丹朱或不當尙意

者果敢是果決敢為窒是自心窒誦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

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棋以教之

此章見聖賢以惡維世意夫子所惡是顯悖於理者子貢所惡是假託於理者兩節七者字皆指人說

君子暗指孔子君子惟其

誠有之也彼隱惡不揚仁厚之道也君子故於稱人之惡者惡之為尊者諱忠敬之

愛人故薄者惡之惟其順

節文之者惡之果而能通果斯善矣君子故於果敢而窒於理者惡之君子之所惡如此

德故逆者惡之惟其循禮

○曰賜也亦有惡乎亦字對惡微以為

故凌犯者惡之惟其達義

知者以為知是惡不孫以為勇者以為勇是惡許以為直者以為直是惡微以下

故冥行者惡之果敢卽前

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

章之剛果敢者有學以開

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明之則不窒

賜也節旨

賜也節旨

子貢章旨

此章見聖賢以惡維世意

夫子所惡是顯悖於理者

子貢所惡是假託於理者

三項俱似是而非故用以爲字抉他心術子貢所惡微與許者因夫子言稱人惡與訕上者推之也所惡不孫者因無禮與室者推之也夫子之惡正大子貢之惡精嚴夫子所惡戒人子貢所惡自警

惟女全旨

此章見臣妾之難畜是爲養之者發不重在女子小

則怨還是疎絕意怨謂忿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唯是獨女爲難養也難待意

近之則不孫近是親狎意

遠之不孫謂玩侮

要連看正見其難註莊蒞以持己言慈畜以逮下言莊蒞固禮足以消其不孫之心然亦不是遠蒞固

於我矣吾而嚴厲以遠之也則彼懼心生而致怨於我矣夫近之不可遠之又不可此其所以難養也然則養之道奈何亦曰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可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見惡是見其終也已終是不復

有進意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

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講天子勉人及時以有爲曰成德以四十爲期若年至

此意勉人及時進修意人年四全旨

漸向於衰而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亦終於此而已矣蓋

既不能屬於四十之前又安有望於四十之後此君子所以貴及時以有爲也

末句危其辭以醒人須重看註及時二字不然伯

玉五十知非衛武九十知做晚年進德亦可量

微箕比干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故四十爲成德之時見惡謂有可惡之實而見惡於善人君子也是又在四

微子名啟食

宋句危其辭以醒人須重看註及時二字不然伯

玉五十知非衛武九十知做晚年進德亦可量

玉五十知非衛武九十知做晚年進德亦可量

玉五十知非衛武九十知做晚年進德亦可量

膏餘食采於十無聞者下矣末句有時  
箕故曰箕子乎時乎不再來之意

微子痛殷將

微子章旨

亡謀於箕子

此章表殷三臣之同歸於

比干箕子答

仁大意以專為微其而發

云商其淪喪

蓋比干之死其仁易見微

我因為臣僕

箕子之去與奴其仁難窺也

詔王子出迪

上節是敘下節是斷

於是遂去

微子節旨

醒言云魏周

去奴死先後之序當以此

粟之輕千載

節書為定微子雖紂庶兄

有二義繫商

而實殷王元子去之非便

鼎之重萬古

歸周只遜於荒野抱器歸

有三仁

周在克商後箕子比干同

是諫紂但箕子當紂怒未

甚比干適逢紂怒甚耳敘

三人事要能顯下仁字

殷有節旨

士師

殷有三仁見三人皆心乎

周禮秋官有

殷不獨死者為殷有即生

士師之職獄

者周亦不得而有也不曰

官之長其下

三忠三義而曰三仁即一

有鄉士遂士

仁字可想見其纏綿悱惻

方士訝士皆

繫念宗國處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

去之是去其位以遜於荒野

箕子為之奴

為奴是解衣披髮伴狂而受囚奴之辱

比干諫而死

死是紂怒而剖

視其心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死

以存宗祀

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昔殷紂無道

微子諫之不聽則引其身而去之箕子諫之不聽因伴狂受辱而為

之奴比干盡力

極諫觸其怒剖心而死是三人者或去或奴或死其行之不同如

此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仁指上微子箕子比干

說仁是忠君愛國之心

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楊氏曰此孔子原其心而斷之曰殷有微子箕子比干

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

以身存先世之統

為殷去也其奴非懼禍也以身俟吾主之悔為殷奴也其死非沽

名也

以身挽社稷之墟為殷死也迹雖不同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

之意一而已矣

謂之三仁夫何愧哉吁夫子之言一出而三子之心始白天下之論始定矣

附考

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為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

子數諫不聽

乃曰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

遂亡及周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抱祭器歸周告武王復其位後武庚誅成王乃求

微子以代殷

後奉其先祀國於宋箕子官太師紂諸父也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

箕子諫之不聽

囚之乃伴狂為奴遂隱而鼓瑟以自悲至今傳箕子操後武王克殷

訪於箕子

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之朝鮮而不臣比干官少師亦紂諸父也比干見箕

子諫不聽

乃陳先世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三日不去紂大

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

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

有諸乎

遂殺之而剖視其心後武王克殷封比干墓

有諸乎

遂殺之而剖視其心後武王克殷封比干墓

掌獄辭者

三黜

柳下全旨

○柳下惠為士師刑官曰士師三黜是屢舍意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去是去此國而適他國曰直道而

惠三黜於魯此章見柳下惠之和而介而不其妻只重兢兢守道不重戀戀

事人直道是不枉己徇人意人字與下人字俱指君言焉往而不三黜見無可枉道而事人已徇人意何必

謂之曰子無依君三黜是屢黜直枉二乃瀆乎吾聞段正解未可以去須上下

去父母之邦見不必註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講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士師道不合至三黜

恥國無道而意自見蓋直道難容雖他賈恥也國有國皆然則去固無益枉道

留不合則去今子三黜不用尚未可去之他邦乎惠曰吾之所以三黜者為吾事人

道而賤恥也易合雖吾國亦可則又不

以直道而不枉道耳惟以直道而事人則勢必易合即父母之邦可以仕矣何必舍此

今當亂世三必去直道事人即進不隱黜而不去亦賢必以其道寬說不專指

而去耶夫直道終不可貶枉道終不可為此我所以三黜不去也子又何疑哉附考

近恥矣惠曰諫諍刑罰惠言何必去著彼為彼我為父母之邦四字更自有倦

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歡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我彼雖裸程倦宗國一番道理在安能汗我齊景全旨

○齊景公待孔子曰非舉國以聽孔子若季氏則吾不能若字作似字看季氏魯君待之最厚以季孟

此章記聖道不行於齊當日富強莫如齊聖人所願仕者也兩曰字俱是景公

之間待之孟氏魯君待之稍薄季孟之間是不厚不薄意曰吾老矣老矣是志氣衰倦意不能用也以道大難孔子行

與其臣擬議之辭若季氏二句便見不能用意蓋齊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王

之禮矣吾待孔子以上卿之禮若魯季氏則為最隆而吾力不能若以待孟氏者

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故朱子謂待亦是虛禮非

子之禮矣吾待孔子以上卿之禮若魯季氏則為最隆而吾力不能若以待孟氏者

故朱子謂待亦是虛禮非

子之禮矣吾待孔子以上卿之禮若魯季氏則為最隆而吾力不能若以待孟氏者



女樂

呂溫賦云昔

齊人饋魯傾

城八十八塊

絕代綺羅

矯春蓋以仲

尼定魯禮樂

制齊君臣斬

倡優於夾谷

之會復土田

於汶水之濱

故遏雲與迴

雪實內圖而

外親將敗魯

之政弱齊之

鄰魯君臣果

不端操迷不

先覺聞進淫

哇之聲皆忘

聖人之學城

南於是考雷

舉國以聽又說吾老不能

用自因有晏嬰莫殫莫究

一段話說在此夫子所以

去齊而反於魯也

齊人全旨

此章記聖道不行於魯季

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

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

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後景公復見孔

子不問其禮

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

甲慮無不强魯而弱季者

桓子己心忌之矣齊人窺

見此意故以女樂沮之其

不曰饋而曰歸者饋有不

受歸無不受此記者書法

以聖人之行所以

明中庸之道也

也桓子受之則外借隙於

鄰國內分謗於主君而陰

待之則又太簡就中斟酌吾欲以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庶禮得其中而孔子可以留

矣既而又曰孔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吾今年已老矣不能以有限之年用之

而行其道也夫既無待之之誠又無用之之意其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孔子豈肯虛拘哉於是接浙而行蓋可以速而速也

附考景公將欲以尼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

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

飾繁登降之禮趨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

齊人歸女樂 齊人指齊君臣言歸饋也

朝 兼君不視朝 孔子行 見其不足有為却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

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

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

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

以聖人之行所以 講 當定公時季桓子當國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

志也使執國政者察其諫而亟反之則齊人雖智安能間無欲之主哉夫何季桓子

先微服往觀而語魯君受之由是君臣之間溺於聲色而怠於政事君不臨朝臣不

往朝蓋三日焉夫方用賢之日而受女樂是簡賢也三日不朝是

附考定公十四年

寇攝行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

別於途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為政魯必霸霸則吾地近我為之先併矣犁鉏請先沮之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鼓黔雲帷結

楚狂章旨

齊魯之歡受此章見聖人接引楚狂之  
鄭衛之樂夫意楚狂二字通章定案首  
子則不可救節接輿欲聖人之隱末節  
其失復其迷不欲聞聖人之言

楚狂節旨

望龜山以命通節只說鳳而諷聖人意  
操觀鳳凰而自見鳳兮二句譏其不隱  
銜棲由是齊往者四句諷其速隱接輿  
日以長魯日

以微見鄰國之所趨在於絕人逃世以  
之侵地聞志遠害全身而已與聖人不  
士之沾衣同也鳳世治則生亂則不  
季桓子生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桓子平子意之意接輿必是不知姓  
如子也哀公名因其迎車而歌強名之  
五年三月司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  
鐸火桓子御孔子節旨

公立於象魏上二句是孔子有心於接  
之外命救火輿極重下二句是接輿自  
者傷人則止絕於孔子而以狂終也  
財可為也命長沮章旨

藏象魏曰舊此章見聖人欲以道易天  
章不可忘也下之心重一易字誰以易  
接輿不與易兩相呼應沮弱避  
世為天下無道孔子輟環

接輿姓陸名世為天下無道孔子輟環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膳俎於大夫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子歸遠送于野何彼  
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閤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  
宿平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  
子遂適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以下六句鳳兮鳳兮鳳即指孔子不可何德之衰何是

辭德衰在無往者不可諫往指先不隱言來者猶可追來指後來言猶可已而已而

道不隱上說諫是諫而止之來者猶可追追是尚可復隱已而已而怪歎

重言以勸今之從政者殆而從政指仕者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

其速隱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昔孔子將

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言適楚楚狂

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為德也盛矣今時  
何時而猶不隱是何其德之衰耶夫往者之不隱固不可諫而來者之當隱則猶可  
追也已而止之已而止之可以速隱矣今之天下無道其仕而從政者皆不免於危  
殆尚何栖栖而不隱乎夫尊之以風而又譏其德之衰諷之以去而又懼其禍之及

是隱士與聖人  
之趨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  
言是言其不趨而避之  
趨是接輿疾行  
不得與  
言是言其不趨而避之  
趨是接輿疾行  
不得與  
言是言其不趨而避之  
趨是接輿疾行  
不得與

通楚人也好亦為天下無道沮專譏夫所趨之異而棄之遂下車欲與之言蓋將其濟夫天下也乃接輿趨而避之若不欲養性躬耕以子其言略溺兼譏子路其間其說者夫子遂不得與之言由此觀之豈非趨世之士與濟世之士其趨不同而為食楚昭王言詳末節反溺之言亦以不相為謀也哉

無常乃伴狂長沮節旨  
不仕時人謂接輿書楚故長沮桀溺不

之楚狂○楚復書蓋皆楚人記者因下所耕使子路問津焉

昭王聞陸通面許多問答已得其為人津亦是無心

賢遣使奉金故就水而借意名之曰長將以濟渡而未知其處因使子路問津焉

百盞往聘請沮桀溺耳問津亦行路常問其人為字

洽河南通笑事并無接引意夫執節旨

而不應使者夫執節旨

去其妻曰夫不問子路而問執輿者先

子少為義豈及其主也既知孔丘而復

老違之哉不問魯孔丘者周流之名聞

如去之乃夫之已久也知津言老於道

負釜餽妻載路自熟知之此長沮絕妙

紆器變易姓機鋒看他用個是字換却

字莫知所之魯之孔丘便是耳中極熟

長沮桀溺心中極厭的人了

葉縣有黃城問於節旨

山即沮溺耕滔滔以下一譏夫子救世

處下有東流之難一譏子路所從之非

子路問津處要之譏子路正以譏夫子

○長沮桀溺二人姓名不傳皆記事者加之以名耦而耕耦耕便見孔子過之是經

耳沮者止而不出弱者沈而不返耦而耕耦耕便見孔子過之是經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聖人容貌必有

問其人為字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俱作是字看

曰是知津矣

不以津告乃指孔子問曰夫執輿而在車輿者其為誰子路曰為孔丘其人也長

沮曰爾所謂孔丘者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曰是也長沮遂譏之曰在他人容有不

知津者既為魯國孔丘則為東西南北之人也無不至之國亦無不問於桀溺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

也高士傳頌也誰以易言天下皆亂誰曰悠悠沮溺人任用誰人服從把與你并荒墟敬變易以字即把與之意且詢渡濟暫駐而二句不是教子路從己浮車飄然無避世只見他不該從夫子答齊口致譏避人也人字狹世字廣

物情不足隱

子路節旨

德有餘

鳥獸二句反避人二句見

津

避世之不可為天下二句

渡水處曰津

反滔滔二句見易亂之不

亦曰濟又水

可已天下有道聖人正大

會處謂之津

有為但無須變易耳要打

輹

轉無道故欲易之意

輹摩田器也

子路章旨

布種後以輹

此章見聖人出仕之義重

摩田使土之

不仕無義及行其義也兩

開處復合曰

可前三節是丈人接子路

覆種

之禮倨於先而暴於後後

荷蓀丈人

二節是子路承夫子之命

荷蓀丈人葉

因其明而通其蔽

人也丈人嚴

子路節旨

莊之稱故親

從而後是一段忙景杖荷

而老者皆稱

蓀是一段閒情卒然問夫

焉高士傳頌

子以夫子威儀動止不類

士哉辟世之士是因天下無道終隱不出二句譏子路輹而不輟不輟不止也有自得其樂意注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

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講子路既不得於長沮又問津於桀溺桀溺

桀溺自謂輹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講亦不以津告乃問曰子為誰子路曰我為

仲由也桀溺曰既為仲由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乃責之曰孔丘周流

其意豈謂天下猶有可易耶今滔滔日趨於亂者天下皆是也雖欲變亂為治而上

無可與之君下無可與之民固亦未之何矣將誰與變易之夫既無以變易則周流

亦何為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於此不可則去之彼而徒勞無益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付理亂於不知而優游自樂哉於○子路行以告告是舉沮溺

是輹而不輟若不喻其問津之意焉○子路行以告告是舉沮溺

窮之感意鳥獸不可與同羣以異類故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斯人指君與民言

與天下有道有道是平治與滔滔相反且不與易也不與二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

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

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

○子路從而後

從夫子周流

遇丈人

丈人老

以杖荷蓀

荷擔也蓀是芸草器

掛蓀於杖荷之而行

子路問

曰丈人絕軌尋常耳須摹他不暇擇人  
倨接侏賢天而問急迫底意思四體二

滯日暮雞黍句責其不務農業孰為一  
是延載陳夫句責其從師遠遊植杖而

子尋返客職芸亦見自勤自分意  
先幾掃跡虛拱立節旨

室依然五穀子路見丈人年高而語異  
故敬之註隱者字勿露

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此丈人感於子路之敬而  
揚州荊州其加以禮遇也止宿雞黍見

穀宜稻豫州子是三項事蓋示以畎畝  
井州其穀宜可樂躬耕可食父子可親

五種黍稷菽之意然亦於禮遇中看出  
麥稔青州其若過作譏刺便非

穀宜稻麥充明日節旨

州其穀宜四隱者句分明是取他意思  
種黍稷稻麥見其可與濟世故有反見

雍州冀州其之使至則行矣丈人之邈  
穀宜黍稷幽然長往子路之悵然若失

州其穀宜三情景都在此一則字中  
種黍稷稻不仕節旨

曰子見夫子乎子指丈人夫  
子指孔子丈人曰四體不動四體是兩手兩足  
不動是不事田畝五穀不分五穀是  
稻黍稷

麥菽不分是孰為夫子孰是  
誰植其杖而芸植杖是立其杖於地  
芸是取蔌去田間草註丈人亦隱者蔌竹

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講昔夫子自楚反蔡子路從之而偶相失在後  
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適遇高年之丈人以杖荷其蔌而來子路迎

而問曰子曾見吾夫子乎丈人知子路為從孔子遊者乃正言責之曰今之時固稼  
穡食力時也汝於四體則不勤於耕於五穀亦不分其類而徒然從師遠遊顧問夫

子於我我安知行路之人孰為爾之  
夫子乎於是植其杖而芸更不答他○子路拱而立是拱手  
諫立註敬之也乃子路  
聞丈人

之言遂拱而立以敬之蓋不敢  
以待己之倨而亦以倨待之也○止子路宿止留也宿  
是宿歇殺雞為黍而食之為黍而必  
殺雞見其

盛設見其二子焉是丈人令二子出見  
此其明長幼之節處講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其家殺雞為黍而

子焉敬長之儀文可謂有禮矣夫丈人前倨而後恭  
若此固有感於子路之敬亦以示避世之為可樂也○明日子路行以告明日止宿  
之明日以

告兼所賣子曰隱者也見其非尋常  
農家者流使子路反見之反見是復見丈人此必授  
以與言之意如下文所云至則

行矣至是子路復至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及  
行是丈人先行註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宿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丈人所責之辭所接之禮而備告於夫子聞而歎  
之曰此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

下也而丈人逆知子路之復來○子路曰不仕無義不仕指隱言無義  
是廢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不

此節即夫子使反見時所  
授之意也不仕一句提起



任而逸者其  
心一而已

列之必當時亦曾論及而  
偶遺耳  
逸民稱者七人曰伯夷曰叔齊曰虞仲曰夷逸曰朱張曰柳下惠曰少  
連之七人者立心制行雖異而以賢見逸於世則同故皆謂之逸民也  
補柳下惠無

虞仲  
仲雍泰伯之  
弟太王之次  
子也仲雍與  
泰伯同遠荆  
蠻荆蠻人歸  
之立泰伯為  
吳君泰伯卒  
無子仲雍嗣  
立斷髮文身  
裸以為飾君

不降節旨  
不降不辱統夷齊一生志  
行言先下評語唱歎出兩  
人來是想慕無窮意  
謂柳節旨  
惠連只自降其志不求為  
仲只自辱其身不求為榮  
比之夷齊為降辱耳中倫  
中慮就在降辱中討出斯  
字總承上文

子曰泰伯端  
委以治周禮  
而仲雍若此  
豈禮也哉有  
由然也言其  
權時制宜以  
避災害也

謂虞節旨  
隱對顯達放對戒謹道雖  
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  
亦有獨善其身特立於污  
濁之世合道之清道雖以  
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  
有辭若詭正不失乎用晦  
之宜合道之權清權只在  
他逸處摹寫便是  
我則節旨

夷氏逸名隱  
居不仕輕世  
肆志或勸之

異於是只說我之行另是  
一樣非揚己抑人也無可  
與此特立獨行之  
士蓋清而逸者乎  
○謂柳下惠少連  
此與下節皆有一謂字  
俱是記者述夫子之言  
降志辱身矣  
此句輕只  
是和光混

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意  
俗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柳下惠少連不擇君而  
辱其身矣但其所言者則中平義理之倫次其所行者則中乎人心之思慮蓋雖降  
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則惠連之所可取者在斯中倫中慮而已矣茲非和  
者乎  
附考  
少連少吳氏之後其兄曰大連兩人善  
居喪孔子曰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隱居是  
逐世不

出放言是  
肆言無忌  
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自廢也有合於道之權蓋雖潔身而未嘗亂  
倫雖高蹈而未嘗害義矣茲非放而逸者乎  
○我則異於是  
是字指上  
無可無不可

身中清  
廢中權

身謂獨善其身承  
隱居說清是不污  
廢謂甘於自廢承  
仲雍居吳斷髮文  
放言說權是達變  
身裸以為飾隱居

○我則異於是

是字指上  
無可無不可

無心以此為可  
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避不污則同其立心

是無心以此為可  
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避不污則同其立心

居不仕輕世  
肆志或勸之

異於是只說我之行另是  
一樣非揚己抑人也無可  
與此特立獨行之  
士蓋清而逸者乎  
○謂柳下惠少連  
此與下節皆有一謂字  
俱是記者述夫子之言  
降志辱身矣  
此句輕只  
是和光混

居不仕輕世  
肆志或勸之

異於是只說我之行另是  
一樣非揚己抑人也無可  
與此特立獨行之  
士蓋清而逸者乎  
○謂柳下惠少連  
此與下節皆有一謂字  
俱是記者述夫子之言  
降志辱身矣  
此句輕只  
是和光混

逸曰吾譬則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牛也宜服軌舍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耕於野豈求其義

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 太師全旨

朱張

朱張字子弓 衰是正意以伶官之去見荀卿曰大儒夫子正樂之功是餘意太

通則一天下 師句提起下分兩扇適是窮則獨立貴避地入是避世其去亂之

名桀跖之世 心則一也擊固嘗與夫子不能污子弓 正樂者不安於三桓之僭

是也

故以適齊先之亞飯三人 專司一飯之樂有每食不

無初飯者或忘君意鼓鼗磬專司一樂 初飯之官不之器有技窮無所試意少

去故不記也 師佐樂則大師之貳也此 白虎通曰王三桓驅之去乎抑孔子導

者平日食畫之去乎非其官之罪故書 食晡食暮食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名非

凡四飯諸侯 其心之忘魯故書地當時 三飯大夫再 掌樂者或不止此八人只

飯○天子諸 記其去魯者賢之也 侯皆以樂侑 周公全旨

制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

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講夫七人之其所不為者皆其心之有所不可也其所為者皆其心之有所可也若我則異

於是也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與不可蓋不存乎心也我其為逸民否耶 補引 七人皆有可不可不必分別孰為可孰為不可方妙

○大師擊適齊 適齊是去 天師嘗樂官之 齊以避亂 長擊其名也 講魯自夫子正樂之後一時諸伶官皆

樂官之長大師名擊者則去魯而適齊焉 講樂之正及魯事日非三桓僭越彼

及大師既去而相率以行者不一其人矣 ○亞飯干適楚 亞飯是第二次 飯楚南方之國 三飯繚適

蔡蔡是 小國 四飯缺適秦 秦西戎 註亞飯以下以樂侑食 由是以樂而侑亞飯之食者

焉以樂而侑三飯之食者名繚因大師之去而亦適秦焉以樂而侑四飯之食者名 缺因大師之去而亦適秦焉雖其所適之國不同而其潔身之志一 大師之志也

○鼓方叔入於河 入有一往不返意 註鼓擊鼓者方 講樂必有鼓司擊鼓之官而名 較適國之情更深 叔名河河內 講方叔者亦因大師之去而入

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 講樂必有鼗司播鼗 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講之官而名武者亦

因大師之去 而入於漢焉 ○少師陽 少師佐 擊磬 擊是 樂器 入於海 講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每每



食每食樂章 此章述周公訓子以忠厚高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各異各有樂 開國之道有不勝追慕意廢夫子自衛反魯一當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師侑勸也 君子二字提起下以親親任賢敦故使能四平看不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謹與夫擊磬之官而名襄者亦因

周禮鼓人掌 施兼內不弛真意外不弛師之心也噫樂官去而樂存固夫子正樂之功然而魯其衰矣

教六鼓四金 儀文不外尊位重祿同好大師之去而入於海焉雖其所入之地不同而其避亂之心一太

之音聲以節 惡上大臣國所倚重其怨師之去而入於海焉雖其所入之地不同而其避亂之心一太

旅以正田役 必推心而信用之故舊以者怨是怨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就世臣說 不棄是不遺棄 無求備於一人 無求備是因材

○帝嚳使倕 異姓言自包得廣重在不之心就待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作鼓禮書曰 棄以存厚道故特別出大羣臣說 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

警矇者有眦 別彼言無人不可用此言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講魯公受封之始周公訓戒之曰

管鼓鼓記曰 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亦知君子忠厚之道乎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親則篤其親愛而不至於廢弛焉大臣

天子賜伯子 周有全旨 不信用則怨必信任之不使怨乎不以也故舊之家先世有功德於民者有大故或

勇樂則以發 此章追思周初人才之盛在所棄無大故則賢世官不賢世祿不棄之也人不能皆全才各有所長過求之則

將之按周禮 重周有二字言非特一門一得者皆在所棄矣無求全責備於一人此數者皆立國之本君子之事不可以不

有鼓人無磬之慶而實邦國之光也本 勉也汝 往欽哉

○周公謂魯公曰 謂是教訓伯禽受 君子不施其親 施作弛親 指九族言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大臣在上位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就世臣說 不棄是不遺棄 無求備於一人 無求備是因材

者怨是怨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就世臣說 不棄是不遺棄 無求備於一人 無求備是因材

之心就待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羣臣說 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

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 講魯公受封之始周公訓戒之曰

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講魯公受封之始周公訓戒之曰

亦知君子忠厚之道乎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親則篤其親愛而不至於廢弛焉大臣

不信用則怨必信任之不使怨乎不以也故舊之家先世有功德於民者有大故或

○周有八士 周指周初盛時言士者有才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德之稱八士切一母四乳說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伯達 伯長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



馨擊編鐘敦不止八士此特舉其萃於  
纓樂燕樂之一門生於一母者言之以  
鐘馨

魯公

見其尤盛耳  
士見全旨

武王克商封  
周公於曲阜  
此章見士當先立大節士  
字提起看致字有果決意

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  
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  
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  
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曰魯公不就  
封留周公為  
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  
之為宅俊之才矣三乳所生則叔夜叔夏其人也四乳所生則季隨季騶其人也雖  
初乳所生則伯達伯适其人也再乳所生則仲突仲忽其人也雖以伯仲為次第均  
皆賢豈不為尤異乎非我周氣運之盛何以得此惜乎今不可復覩矣

太傅武王崩  
成王幼命公  
而決也四者主力行說其  
皆賢豈不為尤異乎非我周氣運之盛何以得此惜乎今不可復覩矣

初乳所生則伯達伯适其人也再乳所生則仲突仲忽其人也雖以伯仲為次第均  
皆賢豈不為尤異乎非我周氣運之盛何以得此惜乎今不可復覩矣

為相因使元  
子伯禽就封  
己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  
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意

皆賢豈不為尤異乎非我周氣運之盛何以得此惜乎今不可復覩矣

於魯伯禽之  
魯三年而後  
執德全旨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  
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

報政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  
是一理藏於心謂德見於  
行謂道不可分知行弘者

此章重弘篤之學道德只  
是一理藏於心謂德見於  
行謂道不可分知行弘者

曰變其俗革  
其禮故遲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士是起於凡民者見危是  
臨難致命即殺身成仁也

八士南宮氏  
不篤心自疑也凡託身道  
足也篤者貞之萬念不變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士是起於凡民者見危是  
臨難致命即殺身成仁也

周文王時皆  
為虞官故晉  
晉臣曰文王  
之品故曰焉能為有亡合  
而臨難無苟免見所得之利則思義之當取與否而臨財無苟得祭祀則思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士是起於凡民者見危是  
臨難致命即殺身成仁也

之即位也詢  
上章皆子張學造切實處  
而致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而極悲痛之切士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

於八虞及武

王伐商命南

宮伯達遷九

鼎於洛邑命

南宮适散鹿

臺之財仲突

以下其行事

不少概見云

○三仁去而

殷墟八士生

而周熾

問交全旨

此章見二賢論交之異門

人問交亦是彼此相質正

之意非不足於師也子張

欲伸以己說故先詰其師

說如何可者二句自是慎

交正理但謂之拒便與夫

子母友氣象不同子張只

駁不可者拒之句君子二

句槩述所聞重容眾矜不

能上我之大賢以下方就

己意斷之大賢二句見不

必拒人不賢三句是不能

拒人如之何有三義受拒

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

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

拒人人亦不服三也朱子

云初學當如子夏之說然

不可者但疎之而已拒之

則已甚成德當如子張之

說然有大故亦不可不絕

小道全旨

此章見君子務其遠大意

小者對大而言正心修身

○子張曰執德不弘執德以量言弘者器量大也不弘則小

信道不篤信道以志言篤者志操堅也不篤則浮

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

照註以人言正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子張示

鞭策其向前也言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人以弘

為之學曰所貴乎人者道德有諸己而已苟執守其所得之德安於小成而不能含

弘以大其量則德孤矣信從其所聞之道感於疑似而不能篤實以定其見則道廢

矣如此之人有之不足以為重焉能為有無之不足以為輕焉朱子曰弘而不篤

能為亡然則君子之於道德也可不擴其量而專其志也哉補則容受太廣後隨

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弘則是確

信一說而或至於不通二者又須互說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特問子張者以張夏平日意見各別其議論必有相濟處

子張曰子夏云何是先稽其師說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可者是益友與交也

其不可者拒之

不可者是損友拒絕也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所聞指下二句

君子尊賢而容眾

賢是成德之稱尊敬禮也眾對賢看容包涵也

嘉善而矜不能善指一長可取者嘉稱揚也不能對

善看矜憐恤也

我之大賢與

大賢即上賢與善者

於人何所不容

見不必拒人我之不賢與

見不能拒人

將拒我

善之人

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

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

講

昔者子夏子張皆學於夫子之門一則篤信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謹守而交主於嚴一則才高意廣而交主於

寬其見不同而持以教人亦異故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蓋必有疑於其師之說

而欲得子張之說以折衷之也子張不遽以己意告之而先詰之曰爾師子夏必有

小者對大而言正心修身

而欲得子張之說以折衷之也

子張不遽以己意告之而先詰之

曰爾師子夏必有

小者對大而言正心修身

而欲得子張之說以折衷之也

子張不遽以己意告之而先詰之

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惟道也故雖小必可觀惟小也故不可通之遠恐字不作或然說乃君子不為之意是以專盡心於大道也子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則已進於高明矣

日知全旨

此章示人純心於學之功知字對無忘字聖賢之所謂知實在身心上體勘非如後人專為聞見之知也故所亡所能俱兼知行說日知是學能日新月無忘是學能不失好學全在日月字上見

博學全旨

此章示人致知求仁之方只重心不外馳上博學是事事都要理會篤志就學上說謂至誠懇切以求必得也切問如就自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來問

論交者所云何如對曰子夏曰人有賢否而不可別焉於可者則與之友其不可者拒之而勿友子夏所云者若此子張曰子夏之所云異乎吾所聞也君子之交於賢而有德者則崇奉敬事而尊之而其眾之未必賢者亦在所容而無棄絕之意焉於有善可取者則褒美樂道而嘉之而其無善而不能者亦在所矜而加憫恤之意焉夫尊賢嘉善是可者固與之也容眾矜不能其不可者亦不拒也吾所聞於君子之交固如此信如子夏之論而拒人也其將居已於大賢而拒人乎抑將居已於不賢而拒人乎不知我而誠大賢與則可者常在我以我之可自能化人之不可於人何所不容我而誠不賢與則不可者常在我以我之不可方將拒於人之可即欲拒人如之何其拒人也論交者何必以拒為哉叟之子夏之論失於隘子張之論失於隘惟以主善之心辨賢否以含弘之度待天下自無隘濫之弊而交道得矣

子夏曰雖小道

小道亦聖人所作非異端可比但道理細小耳

必有可觀者焉

可觀兼至理所寓日用所資言

致遠恐泥

致推極也遠即大也謂修己治人遠大之業對小字看泥是達不去

是以君子不為也

不為內須發盡心於大道意不重排斥小道也

圍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

謹子夏示人以務本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大為務豈徒以可觀者自限哉苟徒取其可觀雖一技一藝之小道於理亦無不該於用亦各有濟必有可觀者也然一節之能僅足以周一節之用推而致之修齊治平遠大之事恐泥焉而不通是以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而於此有所不為也此其所以能致之遠而無不通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日知是每日知是會悟考校亡是未知未行者

月無忘其所能

月是每月無忘是檢點記憶能是已知已

行者即得

可謂好學也已矣

好學在自進不問於日月上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謹勉人

近思以類而推只傍易曉好學曰人之爲學未得則有怠求之心既得則有遺忘之失皆不可謂之好學也若  
的換將去爲仁工夫知行有人於此於每日之間將理之所未知未行者汲汲以求之然又恐其久而遺忘也  
合一未及力行則尙少一又必於每月之間將理之所已知已行者孜孜以習之夫知所亡既有日新之益無  
半非四者絕無與於仁也忘所能又有不失之功則學無間而心益純洵可謂之好學也已矣然則君子之學  
朱子謂此方尋討個求仁可不與時而俱進哉  
門路在其中謂有此理耳

百工全旨

此章欲人篤志於學以造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博學是遺精近考以求其理篤志是意念專一而不他求切問而近思切問是所問皆切

道上的句引起下句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應致字須見造極意方與成字

居肆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爲學主用功言後說重成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謹子夏示人以

勿使雜處雜事與致道主立志言前說處其言龐其著眼兩以字是正意後說

事亂昔聖王亦不可少

處士使就閒亦不可少

此章深爲文過者警意向

差了却多方回護求以掩

其差舉動錯了却巧計彌

野少而習焉繆求以掩其錯其爲小人

其心安焉不心術之病尤在一必字

見異物而遷

三變全旨

君子指學道之人學兼知行即求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

道之肆也致道是致乎踐修之域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

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謹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謹子夏勉人專務於學曰天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焉

此章形容君子中和之極則無不同者如百工皆以成事為要然百工必居於肆一心專業乃以成其事之精三變一時皆有君子自得工百工且然而况於君子乎君子皆以致道為期然必勤於學求知其理而行其事其常但人覺其變耳儼然乃以造乎道之極致然則有志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用勇往精進者手恭而足重望之便見於道者可不以學為專務哉補致有不容強致用涵泳從容之學

濶者心和而氣平近之方知厲者義精而辭確聽之

始識此是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所謂變者神妙莫測不是儼變為溫溫變為厲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無心文出有意必字重看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補此比過而不改

重其謹為文飾以重其過焉此所以不能遷善而終為小人也補更甚蓋彼只自

不改此却又自文也故註云重其過

信而全旨

此章勉人平素當積誠以動君民意兩段各重上句已雖有信必君民信之方可謂之信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說註誠意惻怛是人所以信之之由信字當讀斷君民間總少信不得即勞民諫君大不得已者在信後無不可耳兩未信句反言以决信之必不可緩也

此章勉人平素當積誠以動君民意兩段各重上句已雖有信必君民信之方可謂之信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說註誠意惻怛是人所以信之之由信字當讀斷君民間總少信不得即勞民諫君大不得已者在信後無不可耳兩未信句反言以决信之必不可緩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望之儼然望是遠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即就身於面聽其言也厲厲謂是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非不易註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謹其容貌辭氣之間自人見之則若有三變焉方其遠而

諫

孔子曰忠臣

也

只論道理必如此方盡別與

之諫君有五

善若當諫當勞者不得以未信借口觀比干之事君

○子夏曰君子

指士大夫上有信而後勞其民

信是平日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民信於我者兩而後字見方可意勞民

諫二曰諫子產之使民可見

三日降諫四 大德全旨

曰直諫五日 此章為務小節而忽大體

諷諫惟度主 者發上大德句重開乃借

而行之吾從 用字出則踰矣入字帶說

其諷諫矣 下句因上句來若無上句

洒掃 則下句便著不得一可字

曲禮曰凡為 子夏豈忽小德者特故抑

長者冀之禮 之以要歸重大德意

必加帚於箕 子游章旨

上以袂拘而 此章重教人有序上以子

退其塵不及 夏之言為主子游譏子夏

長者以箕自 之教見本末不可偏廢子

嚮而扱之 夏論教當以序進見始終

應對進退 不可或紊本末先後字是

曲禮曰謀於 眼目

長者必操几 子游節旨

杖以從之長 子游之譏門人小子正是

者問不辭讓 譏子夏之教當即當其事

而對非禮也 之當以洒掃等為末其所

見父之執不 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

謂之進不敢 誠意之事可知註解大學

進不謂之退 不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

不敢退不問 上說也

如力役之征佚 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已指民言此句只反

道之使是也 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已指君言此句亦只反

而君信於我者諫如匡 君之過正君之德是也 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 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諷不孚而遽可以為者其使民也必其愛民之誠意已

積於平日俾民心允孚乎我而信之矣而後與當為之役以勞其民斯民祇見其愛

下而厲乎已也其事君也必其忠君之誠意已裕於平時俾君心素諒夫我而信之

矣而後進讜直之言以諫其君斯君惟嘉其忠而行其諫焉苟未信而遽諫之則君

不諒其臣之納忠惟見其言之逆耳將以為訕上而 補 呂云信非徒為諫勞地而

謗乎已也然則有事上使下之責者當知所先矣 諫勞必先信而後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大德指綱常倫理言不踰 小德出入可也 小德指威儀文辭

入承閑字來或出自閑外或 入在閑內可也是無害意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 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為大德者能不踰其矩度之閑則立身之大本已不虧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當洒掃應對進退 洒掃先以水洒地而後以帚

信而後諫 信是平日忠君

信謂誠意惻怛

之心出於至誠

誠意看無是無所能

如之何

本照註作大學正心

誠意看無是無所能

如之何

本照註作大學正心

誠意看無是無所能

如之何

本照註作大學正心

誠意看無是無所能



不敢對長者 聞之節旨

與之提攜則 君子之道九句極曲折上

兩手奉長者 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

之手負劍辟 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六

叩詔之則掩 句意然上三句下二孰字

口而對侍坐 是緊對子游抑末也二句

於先生先生 作轉語非正言不可缺也

問焉終則對 乃是揭過不可缺起下不

侍坐於君子 可紊其大指歸於教人有

君子問更端 序不是兩截分開大註宜

則起而對從 玩草木中有大小大者條

於先生不越 幹已成生意已足從根灌

路而與人言 概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

遭先生於道 須培植擁護事非一端猶

趨而進正立 教小子以小學正以收其

拱手先生與 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

之言則對不 道將由此而漸進也不然

與之言則趨 則誣之矣子夏語氣至焉

而退從長者 可誣也已盡末二句用聖

而上丘陵則 人反照學者見先後一貫

必嚮長者所 之難

視毋踐履毋 仕而全旨

踏席握衣趨 此章見仕與學當各先其

是不至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可意言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功子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洒掃及應對進退之

間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不過小學之末務也若大學正心誠意之事為本之

所則全未能有 如之何其可也 ○子夏問之 聞之是聞 噫是怪 言游過矣 言是子游姓 君子

之道 君子是施教者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孰字活看言本末俱缺不得的是

之道是教人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就子游譏其有傳有倦之意駁之 警諸草

木區以別矣 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同培養 君子之道亦是教 焉可誣也

比學者有淺深淺者不與深者同教化 始即未卒即本言有始便有卒 其惟聖人乎 不重贊聖人 只重惟字見

焉可誣正自 有始有卒者 是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意 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明必有序意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

不能 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

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

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

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

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 子夏問之而嘆曰噫言游謂我教門人以未而不

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教以本斯言過矣據游之言得無見我之先傳而

為已仕者言則仕重而學遠疑我之後倦乎亦未觀之君子耳君子教人之道有先以未者亦其教之不得不為餘功故必先盡仕之事先而非有心於先之也孰先傳焉有後以本者亦其教之不得不後而非有心於後下句為方學者言則學重而仕為餘功故必先盡學之事重讀兩優字見註前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正欲成就後學而焉可誣也彼洒掃應對小學之始解之妙急讀兩則字見註後解之妙

喪致全旨

此章見臨喪以哀為本子游平素考究喪禮至此獨言哀者是探本之論即夫子宜戚之意

吾友全旨

此子游以未仁規子張朱子云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註誠實是心之德惻怛是愛之理

堂堂全旨

此亦曾子私規子張之失上章見仁貴求之至近此章見仁貴修其在內威儀為定命之符學者容貌豈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仕是行其理於世優是公餘學而優則仕優是學成之候仕即行其所學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學之理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夏論仕與學者當各知所重也曰當仕之時則仕為重必致君澤民待職業廣閒暇而優乎其有餘力焉則用其功於學以稽乎典籍之間是其學也非以妨乎仕而適以資乎仕矣當學之時以學為重必修德明道待涵養純熟而優乎其有餘力焉則推其學於仕以見諸行事之實是其仕也非以妨吾學而適以驗吾學矣其可不知所重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宜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子游崇本意曰世人多趨於末以吾觀之於居喪者但於其哀痛之弊學者詳之講之心推之以致其極而止何以文飾為故不然哀有未至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其知所重乎

堂堂

孔子曰自吾

得師前有光

後有耀是可

想見堂堂處

不要彬雅今但曰堂堂則

是務外自高便難與為仁

語氣直下與前有然而一

轉者不同

吾聞全旨

此章指親喪以感發人之

至情欲入自識其本心也

居喪是人道之大變所謂

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

所發現者內註主自然說

外註主當然說看本文是

內註自然意而一乎字咏

嘆不盡則外註勉人當盡

之意已在其中

孟莊全旨

此章舉孟莊子繼述之孝

以示訓夫子嘉莊子全在

以孝作忠世濟其美上未

子謂人固有用父之臣者

然稍拂他私意自不容不

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意

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所

以不改為難註獻子有賢

德句須看使不賢又以改

○子游曰吾友張也

張是子張

為難能也

為難能是為人

然而未仁

然而字是轉語未者

仁子張行過高而少

誠實惻怛之意

人所不能為是難能也

然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

於外其於仁則未也

李岱雲曰說未仁却該得大了既

焉若返語切近乎

補少誠實惻怛雖不為難能也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前難能以才言

難與並為仁矣

並猶其也

堂堂容貌之盛

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

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虛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譚

規子張之務外曰朋友所以輔仁若堂堂乎盛於容貌之張也

其務外自高之氣象

如此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已亦不

能輔人為仁蓋難與之並為仁矣夫以張之賢而難

補王觀濤謂略重人難轉彼為

與並為仁惟誠之不足耳張可不急反其所習哉

補仁一邊此主規子張之失說

然朱子或問云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言必反諸己

則又重在己難資其輔一邊故照註兼兩邊說為是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是聞夫子平日之言

人未有自致者也

人是常人自字作自己

必也親

說而自然意在其中

喪乎

必是決然意親喪就哀痛迫切真情上說是事之自致者

註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尹

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

誠

譚極者也若自盡其極而不容己者必也親喪乎蓋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

於人之真情

補饒雙峰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

不待人勉也不盡者也人當如是而猶有不能者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

不待人勉也

補盡者也人當如是而猶有不能者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

於人之真情

補饒雙峰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

不待人勉也

不待人勉也

補盡者也人當如是而猶有不能者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

於人之真情

補饒雙峰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

不待人勉也

不待人勉也

補盡者也人當如是而猶有不能者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

於人之真情

補饒雙峰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

不待人勉也

是好勇去之為孝矣

以為之名速

孟氏全旨

遂塞海陘而

此章曾子勸陽膚以恤刑之心重哀矜上上失二句

不改臣政

原其犯罪之由如得二句

君五十年魯

變俗之權所司者刑故移

人謂社稷臣

下一層說註使字內兼養

莊子年少嗣

意迫於不得已應使之無

守而改之莊

道陷於不自知應教之無

子獨不然不

素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彰

改臣如墓父

狀也得情而喜則太刻之

是也不改政

情或盜於法外得情而矜

一聘宋良法

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中

服鄭遺風是

此意子貢借紂以警人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臣是父所任用者

是難能也

此句非貶他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政是父所設施者

是難能也

形起下難能來

其父獻子名茂

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

重不湮先德

也其他事生喪死

雖足為孝然猶可能也

非僅不忍忘親

之政是真難能也

蓋人情多惡老成而喜新

進作聰明而亂舊章

而悖父德其孝不誠

難能也哉吾所聞於夫子者

如此是則莊子之孝得夫子而益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士師獄

問於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

上是居上治

是失使民

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

哀矜全是

教民之道

民散四方也

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

不忍心腸

喜字與

陽膚曾子弟子

民散謂情義乖離

不相維繫

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

哀矜反

道教之無素

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

故得其情則哀

矜而

魯大夫孟氏

使陽膚為典獄之士

師陽膚以士師之道

問於曾子曾子告之

勿喜

曰汝為士師

亦知民犯法之由乎

蓋今之為民上者

失其所以使民教民之

道故其尊卑

上下之際情義乖離

各相爭訟其來久矣

是其犯法也非迫於饑寒而

不得已則陷於罪戾而不自知

汝於折獄之時

如得其犯法之情實

則當念其不得已

之故與其不自知之由而哀憐

矜恤之慎勿喜己之明察

為能發奸摘伏也

如此則用法平恕而士師之任

無忝矣

也

君子全旨

君子全旨

君子全旨

三七

陽膚 此章見君子不謹過而能改過正與又過小人相反

陽膚武城人 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日月之食 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

史伯璿論曰 皆仰略帶日月意

晦朔日月之 衛公全旨

合東西同度 此章見仲尼之學無常師

南北同道則 朝只在聞見上索解焉學

月掩日而日 之問甚淺子貢所答即中

為之食望而 庸所謂憲章文武也朝意

日月之對同 夫子師在人子貢謂夫子

度同道則月 師在道未墜在人一反一

亢日而月為 正相足之辭賢者讀書學

○子貢曰紂之不善紂是商之君不善是所為無道不如是之甚也甚是指惡名所歸說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惡非惡人乃自警戒之意天下之惡皆歸焉天下之惡即上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

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不善者必曰商紂甚矣自我言之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紂之不善不至人言如是之甚也特以紂自置身於不善之地而居天下之下流耳

蓋地之下者眾流所歸人之下者亦眾惡所聚是以君子不敢為惡而惡居下流正

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歸焉亦如人之所以歸紂惡名者矣人可不惕然自省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過是無心失理如日月之食焉日月之食是暫時而晦過也人皆見

之皆其也見之謂見君子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仰是欽仰此二句子貢論君子

之過本無所掩護來更也人皆仰之正見其如日月之食意講之善處過曰

人孰能無過若君子之過也一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

之及其更也則復於無過人又皆仰之夫過而人皆見一日月之暫晦也更而人皆

仰一日月之旋復也不猶日月之食而無傷於明乎人不當以過棄君子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衛大夫講

公孫朝

昔衛公孫朝慕聖

師言焉學

是從何師而學

衛大夫

人而不知故問於

子貢曰

吾觀仲尼禮樂文物古今事變無所不通必

有所從學也

不知果焉學乎蓋意夫子有常師也

陽膚

陽膚武城人

曾子弟子七

人陽膚其一

也

日月之食

也更也明貼

君子而皆見

史伯璿論曰

皆仰略帶日

月之意

衛公全旨

此章見君子不謹過而能改過正與又過小人相反

如日月之食見一過必改如日月一食必復其明也

要得君子小心敬畏意過

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

此章見仲尼之學無常師朝只在聞見上索解焉學

之問甚淺子貢所答即中

庸所謂憲章文武也朝意

夫子師在人子貢謂夫子

師在道未墜在人一反一

正相足之辭賢者讀書學

道之人識其大從講究來

如老聃郊子之屬不賢者

○子貢曰紂之不善

惡非惡人乃

自警戒之意

天下之惡皆歸焉

聚也子貢言此

欲人常自警省

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

非謂紂本無罪

而虛被惡名也

紂之不善不至

人言如是之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過是無心失理

如日月之食焉

日月之食是暫時而晦

過也人皆見

之皆其也見之謂見君子

更也人皆仰之

更改也仰是欽仰此二句

子貢論君子

之過本無所掩護來

更也人皆仰之

正見其如日月之食意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衛大夫講

公孫朝

昔衛公孫朝慕聖

師言焉學

是從何師而學

衛大夫

人而不知故問於

子貢曰

吾觀仲尼禮樂文物古今事變無所不通必

有所從學也

不知果焉學乎蓋意夫子有常師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

惡非惡人乃

自警戒之意

天下之惡皆歸焉

聚也子貢言此

欲人常自警省

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

非謂紂本無罪

而虛被惡名也

紂之不善不至

人言如是之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過是無心失理

如日月之食焉

日月之食是暫時而晦

過也人皆見

之皆其也見之謂見君子

更也人皆仰之

更改也仰是欽仰此二句

子貢論君子

之過本無所掩護來

更也人皆仰之

正見其如日月之食意

此章見聖道之深數切及識見淺近非庸愚也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承賢不賢來兼起下二句之義夫子焉不學猶言何者不學而

富以蘊藉淺深言俱是借言形容

叔孫節旨

語於朝欲阻其用也按子禮樂文章至今尚未墜於地而在人猶得而傳之如才智敏達而賢者則識其綱領之

夫子疑夫子之焉學亦未知其得統於文武耳文王武王之道盡於謨訓功烈散於

大者即才智稍劣而不賢者亦識其條目之小者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識大識

小皆有道夫子或從賢者而學之或從不賢者而學之焉往而不學即焉往而非師

而亦何常師之有然則能無不學無不補蔡虛齋曰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

不師者是乃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耳補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

魯及清武叔宮牆句虛舍夫子子貢在

以政在季氏內及肩下須補室淺意室不欲出戰季家之好如穎悟之才通達

孫使冉求從之器皆是

於朝武叔呼夫子節旨

而問戰焉冉數切下須補宮廣意門以

求曰君子有內禮樂輝煌於俎豆宗廟

遠慮小人何之美也冠裳師濟於班行

知武叔曰是百官之富也

謂我不成丈得其節旨

夫也退而蒐上不得其門只帶言之尙

亦何常師之有是無一定註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子

師之意註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講

夫子疑夫子之焉學亦未知其得統於文武耳文王武王之道盡於謨訓功烈散於

大者即才智稍劣而不賢者亦識其條目之小者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識大識

小皆有道夫子或從賢者而學之或從不賢者而學之焉往而不學即焉往而非師

而亦何常師之有然則能無不學無不補蔡虛齋曰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

不師者是乃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耳補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

魯及清武叔宮牆句虛舍夫子子貢在

以政在季氏內及肩下須補室淺意室不欲出戰季家之好如穎悟之才通達

孫使冉求從之器皆是

於朝武叔呼夫子節旨

而問戰焉冉數切下須補宮廣意門以

求曰君子有內禮樂輝煌於俎豆宗廟

遠慮小人何之美也冠裳師濟於班行

知武叔曰是百官之富也

謂我不成丈得其節旨

夫也退而蒐上不得其門只帶言之尙

乘○家語叔未屬人此得其門句方實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語是告朝是朝廷之上子貢賢於仲尼賢猶武叔魯大講叔孫勝也夫名州仇武叔

明才辨殆賢於仲尼斯言也不惟不知仲尼抑亦不知賜矣

子貢曰譬之宮牆宮牆謂宮外之牆賜之牆也及肩及肩喻造窺見

是心中不足武叔之言

室家之好宮牆外望曰窺室家之註室淺講子貢之言也子貢曰凡人之造詣其高下

淺深各有不同譬之內宮外牆之間可見焉賜之道阻於上達猶夫牆之卑也止於

及肩而已牆卑則室淺而中之所有可一覽而盡也故人皆得窺見其室家之好固

不必入門補析說云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惟宮有不同故牆

而後知矣有高卑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

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

所云之宜最妙

毀仲全旨

此章見聖道之高無以為

曰吾子之來二句虛他人四句正言仲

尋也宜有得尼之不可毀只就仲尼說

於回焉吾聞人雖欲以下正言無以為

諸孔子曰言也方就武叔說賢字指道

人之惡非所德日月喻高不喻明可踰

以美己言人無得踰自帶丘陵日月說

之枉非所以不然如何下個踰字何傷

正己故君子於日月亦是借喻語蓋本

攻其惡無攻文原自正喻夾帶指點也

人之惡

○叔孫武叔毀仲尼

毀是

子貢曰無以為也

宮牆外望者也求其得入夫子之門而觀其美且富者蓋或寡矣若夫子正不得其

門而入者也求之既無其端望之莫得其際其云賜賢於仲尼而以室家之好加美

富之上也不亦宜乎藉令得門而入於數仞之中

而縱觀乎美富當爽然自失矣敢云賜賢乎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

毀是

子貢曰無以為也

此說武叔

仲尼不可毀也

此方就仲尼

身言之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仲尼日月也

照註貼

至高說

他人之賢者

他人泛指

丘陵也

陳子章旨

此章見聖人之神化不可

及重在第三節聖德無可

形容故擬之於天猶恐子

禽未曉故末節又抽出功

業之盛言之然功業自道

德中來非有兩層

見其不知量也

見其不知量也

正深斥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

不自知

叔孫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曉之曰無用此毀為

其分量

其分量

叔孫武叔固不可得而毀也如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不過丘陵也猶可得

而踰越也仲尼之為聖直是日月也懸象於天高視古今併無得而踰越焉人雖欲

毀謗以自絕於聖人之教其何傷損於日月之高乎祇見其不知己之分量也而何

見其不知量也

武叔

武叔

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不知量謂

不自知

叔孫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曉之曰無用此毀為

其分量

其分量

叔孫武叔固不可得而毀也如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不過丘陵也猶可得

而踰越也仲尼之為聖直是日月也懸象於天高視古今併無得而踰越焉人雖欲

毀謗以自絕於聖人之教其何傷損於日月之高乎祇見其不知己之分量也而何

見其不知量也

武叔

陳子節旨

為恭兼兩義一是師自當為哉

推遜見不為過一是師不得不做為推遜見非其實

君子節旨

三句俱泛說末補責子禽意一言二字重知不知就品題人物上見側重不知

句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

夫子節旨

不可及意全在猶天上說出階字最要體貼如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循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此就夫子全體說

蓋合下便是生安從容是以無迹可尋無途可至而為生民來所未有

得邦節旨

此就事功上明聖化同天意所謂六句原就帝王已然之治說俱現成語四斯字極重見神速意聖人立

以毀

○陳子禽謂子貢曰謂是私相議子為恭也子指子貢為恭只照上兩章看仲尼豈賢於子乎只是尊子貢勿貶仲尼

尼為恭謂為恭敬陳子禽謂子貢曰子之於仲尼也譬之以宮牆喻之以日月推遜其師也謹乃務為恭敬以推遜夫師也若以實論之仲尼豈誠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君子指學者說此一言以當理言知是有知人之明一言以為不知此一言以當理言知是有知人之明

知是無知人之明慎正跟言不可不慎也慎正跟夫子之不可及也不可及以神化言猶天之不可

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如此故言不可及以神化言夫子之不可及也不可及以神化言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升登也此句正形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豈以夫子為可及耶而升也知夫子之聖神無方而

高天下人不可階梯而升也及之且不可而况賢之乎是設夫子之得邦家者是設

王者所謂所謂字貫立就養說斯立立之斯立即民得其養道之斯行道就教說斯行綏之斯來即民從其教

綏是立之固來是民心愛戴意頂上養說動之斯和動是道之深和是民風不變意頂上教說其生也榮榮是尊

思慕不忘如之何其可及也此句正應上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

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樂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



道綏動感之之妙天下立  
行來和應之之神蓋天之  
德不可形容卽生物而見  
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  
形容卽感人而見神化之  
速如之何其可及與上文  
不可及緊相呼應

堯曰章旨

此章歷敘堯舜禹湯武之  
事見孔門之授受不越乎  
二帝三王之道也前八節  
詳述帝王之事末節統論  
帝王之道執中一句乃干

古相傳要法通體骨子

堯曰節旨

咨字一讀劈頭下個咨字  
便把兢兢業業擔子交付  
允執句是叮嚀之辭中字  
在政事上說受命之始卽  
以承終言之爲戒深切

舜亦節旨

要玩水字雖加以危微精  
一之訓不過發明允執其

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  
變化也蓋不離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  
及謹惜夫子未得邦家其不可及者無以自見耳如使夫子得邦家而治之則其神  
也化當何如哉正所謂制田里之政而立之以植其生則民斯立而無不植其生  
明理義之教而道之以復其性則民斯行而無不復其性綏之後而益善其鼓舞之  
其安養之澤則民斯來而愛戴歸附自不可禦動之於既道之後而益善其鼓舞之  
術則民斯和而於變時雍自不容己其德化感人之速如此將見其生也蒙立道綏  
動之化者莫不尊親而人皆榮之其死也懷立道綏動之化者如喪考妣而人皆哀  
之其德化入人之深又如此此皆盛德之所致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甚矣夫子  
之治一天之治也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所謂不可階而升也而子乃謂我曰仲尼豈  
賢於子誠不自知補新安陳氏曰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  
其不知之失也哉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看來化不可  
測正卽其化不可爲處

堯曰第二十  
章 凡三

○堯曰咨爾舜爾指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此句以德當天心卜允執其中允執是真個執得其字指

道中是恰好的道理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句反執中說言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昔帝堯禪位於舜而命之曰咨嗟哉爾舜也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自古帝王之興皆受天之歷數吾以爾德之

升聞者而上觀天道下驗人心天之歷數當在爾躬矣然豈易承也哉亦視其執中何如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中爾於事事物物惟擇其中允執而用之而無過不

中一句無他旨也

子小節旨

玄牡

檀弓曰夏后侯之辭子小子六句乃是

氏尙黑大事追述語見伐桀之舉出於

斂用昏戎事天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

乘驪牲用玄朕躬四句則就當下說見

殷人尙白大天下之責在於已而惕然

事斂用日中有干天下之懼此即湯之

戎事乘翰牲中矣告諸侯亦欲其共體

用白周人尙此心以治天下也簡在句

赤大事斂用雙承上二句一說單指帝

日出戎事乘臣更爽

驪牲用駢周有節旨

此下五節記者零碎收拾

奏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

其辭或述其事句句要見

反商之政是即武王之中

矣玩註大賚即指富善人

而言非上句指賚百姓下

句指善人也

雖有節旨

上二句據人事而見奉天

及之差別四海蒙福而天祿其永享矣苟不能執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

上天所與之祿自此而永絕矣歷數安能為汝有哉其戒命之辭如此

命禹亦字重見中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後舜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

外無道也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講之雖加以精一之訓視昔為

詳要亦不過執守此中焉耳此舜之補舜告禹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授禹而禹之所以得統於舜者也補是允執以前事乃教禹做工夫處人心謂私

欲道心謂天理危者危殆而不安微者微妙而難著精則察乎

人心道心之間一則常守道心而不失如此方能允執其中

子小子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昭告是明說皇皇后有罪不敢赦有罪帝臣

不蔽帝臣指天簡在帝心簡是鑒閱兼命朕躬有罪朕是人君謙稱無以萬方

指天下指未能遷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

之民說善去惡言罪在朕躬失道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

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

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

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講湯之後應歷數而有天下者商

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向之伐桀也請於帝曰子小子履敢用玄色之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桀之有罪我

不敢赦而弗誅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我不敢蔽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

簡閱自上帝之心我惟聽上帝之命而已敢違之而不誅不用哉吾之請命以伐桀

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任尤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舉乃自己致之無與於爾

萬方也若萬方有過舉實我一人撫馭失道而致之其罪在朕躬

此則命討之公自責之厚而湯之得統於禹者其誥戒如此也

周有大賚周指武王

卽已啓而決救民伐商有言大賚是遍天下而善人是富善人是有德行之也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難辭之勢皆誓師一時之錫予之也故曰大善人是富善人是加厚意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

言一說百姓有過二句與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後湯之後應歷數而有天下者武王也當伐商之萬方有罪二句同意不必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後散財發粟大賚賚於天下然非人人而富之

權量

依蔡傳

漢律歷志云

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所以

稱物輕重也

量者龠合升

斗斛也所以

量物多少也

日知錄云古

帝王之於權

量其於天下

則五歲巡狩

而一正之虞

書同律度量

衡是也其於

國中則每歲

而再正之月

令仲春日夜

分則同度量

權量合在官在民言謹之

令畫一也法度包得廣審

是斟酌參伍歸於義理之

中廢官是應有之官修是

重新修復使官各理其事

也三者政之大綱惟三者

舉而後四方之政可行

興滅節旨

三項俱是理當如此而民

心自歸之也上節紀綱嚴

肅森然一統規模此節恩

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

所重節旨

三件最切民生日用故重

之所以敦化之本也

寬則節旨

四者典謨誓誥所不載記

惟善人是厚而已

其賞善之公如此

雖有周親

周親指商家

不如仁人

仁是有德之稱仁

人指周家之臣言

百姓有過

過咎也言百姓皆咎我不

伐紂予一人武王自謂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我今既獲仁

初誓師之辭有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皆離心離德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我今既獲仁

人之助若不往征商罪則百姓皆有過責在予一人矣伐商其容已乎其伐暴之果

如

謹權量

謹是使稱

審法度

審是使因

修廢官

修是使賢能適用意

廢官即紂所擯斥者

四方之政行

馬

四方指各侯國言政即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

及天下已定之後於權量則

上三事行是無阻滯意

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謹之使輕重多寡各適其中

也於法度則審之使因革損益各得其當也於廢官則修之使惟賢惟能各舉其職

也是舉商之玩弊而廢墜者一旦整飭而維新之四方靡不改觀易聽而奉行新天

子之典章矣政

興滅國

興是復起意滅國

繼絕世

繼是求旁支以續其嗣

舉逸民

舉是舉用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

歸心是悅服意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

是紂所播棄者

總承上三句說

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

人心之所欲也

謹之士以復其舊也於有其國而世已絕者則繼之立之人以延

其祀也於賢人之遺逸者則舉之釋其囚而復其位也是舉紂之所翦滅而播棄者

一旦建立而闢揚之天下靡不慰望順欲而思蒙聖天子之德澤矣民心有不歸焉

是紂所播棄者

天下之民歸心焉

歸心是悅服意



民居五土所  
利不同山者  
利其禽獸者  
利其魚鹽者  
中原利五穀  
人君因其所  
利使各居其  
所安

何謂節旨  
因民利一段重因字因時  
於天因宜於地因力於人  
其中有多少區畫在擇可  
勞一段重擇字三農有隙  
此時之可勞者也一勞永  
逸此理之可勞者也擇其  
事擇其人擇其輕重擇其  
緩急皆是仁凡一切教養  
愛人之政皆本心之無私  
來故欲仁得仁只我心固  
有之理而已無眾寡三句

美焉則必尊而奉行之政之害於治者有四惡焉則必屏而絕去之斯可以從政而無難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之目夫子告之曰從政之君子惠以及人而不費已之財此惠之美也勞民之力而不致民之怨勞何美也心有所欲而不病於貪欲何美也體常舒泰而不見其驕非泰之美乎有威可畏而不見其猛非威之美乎所謂五美者如此子欲為政惟於五者尊之可矣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  
施惠於人必費於己  
其疑慮重在不費上  
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  
因依也民所利乃天地間自然之  
利利之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  
而勞之  
擇字見不妄勞意可勞是不  
得己之事如築城鑿池之類  
又誰怨  
又字亦承  
上句說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斯字承  
上句說擇可勞  
仁指仁  
心仁政  
又焉貪  
在無  
敢慢

一氣讀統上兩無字歸併  
下一無字可知敬心純一  
則自無愧怍泰固從小心  
中來也衣冠瞻視不徒在  
形色上求裏面有誠字在  
故非猛五段中須看三不  
亦字二又字皆是指點美  
處

見君子正其衣冠  
衣冠是文  
平身者  
尊其瞻視  
瞻視是出  
乎身者  
儼然人望而畏之  
儼然是威重之  
貌屬君子身上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莊上見  
講者必費於己果何以謂惠而不費夫子乃  
於民者初未嘗損於己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其可勞之事為國計民生所賴者  
而勞之則佚道以使民民自忘其勞也又誰怨於我乎欲求仁心仁政之施而即得  
以盡其仁則自有而自得非有取於人也又焉至於貪乎君子無論人之眾寡無論  
事之大小皆主於敬無敢以慢心處之則動無不敬而自然安舒非矜肆以長傲矣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之服尊其瞻視之容儼然在上人威望而畏之  
則臨之以莊而自然嚴重非暴厲以虐人矣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此五美之實為政者之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  
是究四  
惡之實  
子曰

上三者是急迫之惡屬不  
仁下一件是悠緩之惡屬  
不智處以立教言暴以作

四惡節旨  
上三者是急迫之惡屬不  
仁下一件是悠緩之惡屬  
不智處以立教言暴以作

不智處以立教言暴以作

亦威而不猛乎此五美之實為政者之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

是究四惡之實

子曰

上三者是急迫之惡屬不仁下一件是悠緩之惡屬不智處以立教言暴以作

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不戒亦與慢令相似但不戒無心故曰暴慢令出於有心故曰賊出納者出於我而納於彼正言與也有司之吝是本職若為政者而出此則全是猜嫌疑慮之心亦最害事豈不為惡

知命章旨

此章示人以當知之要是聖學之始事三節照註平看三知字一層進一層三以字即有把柄意

知命節旨

此命字粗就定數說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命後尚

有修身以俟工夫首篇不亦君子是已到君子地位此無以為君子是方做根脚

不教而殺

殺亦有時當用者惡在不教上

謂之虐

虐言其忍也

不戒視成

視成是不可少者惡在不戒上

慢令致期

致期亦所宜然者惡在慢令上

謂之賊

賊是有意害之

猶之與人也

見前後要與的出納之吝

所當與便是惡

謂之有司

有司是司倉庫財帛之人

謂之吝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

利忍弗能子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矣敢問何謂四惡夫子又告之曰為政者欲民不為惡則當素教之若平時不教民為善而遽殺其不善是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與作則當先戒之若不戒之於

先而遽考視其成是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號令則當致嚴之若故緩其令於前而刻期責之於後是有意害民而謂之賊至於有功當賞即斷然與之而人始蒙其

惠若或先或後不免於與是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際乃或吝而不果是為人守財不得自專者所為則謂之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矣此四惡之實為

政者之所宜屏也誠能於所當尊者而尊補夫子告顏淵為邦示以法戒告子張為之於所宜屏者而屏之則從政亦何難哉政示以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

而後尊無疵也

子曰不知命

此知字便有信而安之意命以氣數言即吉凶禍福之命

無以為君子也

君子與僕幸小人對看程子曰

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講夫子示人以當知之事曰人之所當知者有三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講一曰知命一曰知禮一曰知言蓋命稟於有生

知禮節旨

據註禮字就外面說蓋為初學言耳但照立於禮看是從外說入內

知言節旨

言有是非有淺深有真偽註得失二字皆該得知人兼古今賢不肖說更完密

之初者也人必知命則臨利害之際惟命是安庶無愧於君子矣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是亦僥倖苟免之人而已其何以為君子乎故命不可以不知也

○不知禮此知字便有守之意禮無以立也立是有禮則耳目無禮所以一身威儀揖遜之節言無以立也持循意言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以檢

身者也人必知禮則以之持循而在我有據可與立矣苟不知禮則耳目手足無所範圍而事物得以搖奪之矣其何以能立乎故禮不可以不知也

言此知字要有窮理工夫言是人之言無以知人也知人是辨其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講言者人心之聲也人必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言知言則在人無遁情而

邪正從可知矣苟聽其言而不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則人之邪正無自而辨遂失其取舍之則矣其何以知人乎故言不可以不知也知斯三者而上以達天內

以成己外以盡人補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而自修之要得矣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

情是故君子之事備